

都門小集

梁良貫



洪天賜教授捐贈

都門小集

梁 良 貫



出 版：玲華印務局有限公司
承 印：玲華印務局有限公司
吉隆坡茨廠街一六二號

攝 影：梁慶炳

插 圖：黃乃群

定價馬幣：\$ 1.20

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

目次

施惠於人間的泉水（代序）

第一輯：祖國行腳

- | | |
|-----------|-----------------|
| 1 巴卓海濱漫步 | 47 有錢就叫爸爸 |
| 4 去道北 | 49 莫掛錯賬 |
| 7 到愛情灘去 | 51 兩件小事的聯想 |
| 10 重上文冬嶺 | 53 像牛車輪 |
| 12 巴生的烏老鴉 | 54 琴聲隨想 |
| 14 港口之夜 | 55 等死 |
| 18 初訪浮羅吉胆 | 57 聽楊振寧博士演講悟到的 |
| 21 從錫城到海島 | 58 聽楊振寧博士專題演講側記 |
| 25 下吡叻行 | 61 向毒品全面宣戰 |
| 29 馬六甲弔古 | 63 酗酒吸毒的問題 |

第二輯：雜感

- | | |
|---------------|------------|
| 32 從扣除父母生活費說起 | 65 戒毒者的善後 |
| 34 人各不同如其面 | 67 買保險的題外話 |
| 36 人的尊嚴 | 68 給小人物以希望 |
| 37 從拾金不昧悟到的 | 69 觀察事物的實質 |
| 38 考試熱 | 71 專家與官刑 |
| 39 井底蛙翻白眼 | 72 印度之鼠 |
| 41 妙想發財 | 74 坐飛機坐厭了 |

- | |
|-----------|
| 43 活生生的例子 |
| 44 財不入屋 |
| 45 心靈污染 |

第三輯：讀書·觀影隨筆

- | |
|-------------|
| 75 凱里爾·安哇 |
| 79 德拉曼醫生的兒女 |
| 82 東海岸的繆司 |

- 86 記馬來小說集「新生」評介會
88 千面好漢
91 知人論事
95 高湖與憶農廬雜文
100 讀「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
105 後記



施惠於人間的泉水 「代序」

李向先生在他的「記念杏影先生」文章裏，有一段說到：培養新人和樹立良好的文風，這就是杏影先生對馬華文藝運動的最大貢獻。杏影先生守在崗位上十三年如一日，從來沒有一天休息過，即使是在度假也在家裏看稿。他去世後，「青年文藝」還繼續出了十期，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才正式停刊。許多讀者看了那段停刊啓事後，才知道杏影先生已經去世了。原來杏影先生進醫院前已編好十多二十期的「青年文藝」，發下去排字房。他在醫院的初期，還托人從報館裏拿稿來給他看，杏影先生真可以說是鞠躬盡瘁了。

杏影先生孜孜不倦，鍥而不捨，既不爲名、也不爲利的工作精神，實在使人敬佩，但也不是那些從錢眼孔看人世的市儈者所能瞭解的。一個人能夠無私、忘我的工作，首先必定要有崇高的品質的人格，這已經從杏影先生的工作精神得到印證。

可是，在我們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裏，人們對於工作意義，對於社會人群的貢獻可以撇開不理，却斤斤計較於該份工作能給予人多少金錢代價，作爲大前題的考慮問題，所以我們這個社會到處充滿了先看衣冠，後才衡量人的市儈、勢利眼的人。

像杏影先生這樣不計酬勞，默默爲馬華文藝貢獻自己力所能及的偉大精神。

像施惠澤醫生這樣摒棄富貴榮華，毅然決然投身到非洲叢林去，爲那些得不到醫療照顧的非洲人而工作。

像魯迅先生常常爲青年人辦理投稿、介紹、寫回信、催稿費、編輯、校對等事，而且常常是一面吃着藥，一面爲這些事，絲毫也不希望得點報償。

這些偉大的靈魂那種任勞任怨，不放眼於銅板上的忘我工作，在市儉者眼裏一定把他們當作大傻瓜。但是市儉者那種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自以爲天經地義的見解，却只有使人覺得他們的形象是那樣的猥瑣卑賤。夏蟲不可以語冰，蜉蝣那可以語鴻鵠之志，他們只是在糟蹋生命，糟蹋生命却是最不可饒恕的罪惡。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是應當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爲而羞恥。」

所以，作爲人，一定要堅持做有意義的工作，即使是一點一滴，那麼樣的微不足道也不要緊，「地下有很多水源，但從不湧出成泉，我們應是那股能湧出地面的泉水——一股能解渴而施惠於人間的泉水。」（施惠澤醫生的話）

巴卓海濱漫步

頭一次去巴卓 Bachok 是和四個同道結伴而去。那是非常偶然的，車主爲了湊够五人，臨時便拉了我去。在車上才知道車主曾在巴卓教過幾年書，現在重來東海岸，乘便舊地重遊，看看故人。

翻開地圖，可以看見巴卓瀕臨南中國海；在發展吉蘭丹海濱的藍圖中，巴卓海濱被列入發展中旅遊勝地之一。它離開哥打峇魯十多英里而已。

車子出了哥打峇魯，在東海岸主幹公路馳騁了一會，便轉向左邊的一條公路。像去其他的吉蘭丹的市鎮一樣，沿途看見的不是叢林雜樹，便是連綿的稻田，有稻田的地方，鄰近必有甘榜，馬來高脚樓東一間西一間，矗立於叢林中，一派山鄉景象。陌生的過路人那裡會知道在這山野中還有市鎮呢！如果不是爲了生活，在繁華城市住慣的人，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落腳在這樣的地方。一個初出道的教員被派到這樣的一個多見樹木，少見人的偏僻地方，那股蒼然的心境是可以想像的。我們問他初來時的感受如何？他說開始時當然不習慣的，但人是能適應環境的，只要心安理得，便也就釋然了。

談談說說，不覺間已來到了巴卓的門口，映入眼簾的是高大瘦瘠的椰樹，好像張開它的手臂在歡迎我們這遠方的客人。車主指着靠近路旁的一列頗現代化的校舍說，那就是他當年執教的學校。車子經過零零落落的，新舊參雜的屋宇，有的是簡陋的鋅板屋，有的是鋼骨水泥，那卻是郵局和警察局。新與舊、簡與繁參雜，看起來是不協調的

。在瘦骨嶙峋的椰林下，冷冷清清，行人稀少，人們似乎都勞作去了。

車子來到海濱，車主到底是識途老馬，把車子泊在一家屋旁。我們便在椰樹錯落的海灘漫步。這時炎日當空，海潮汹涌，根本是不適合游泳的，車主L君也覺得奇怪，他說通常這個時候，海水柔和，是弄潮兒玩樂的時光。我們也沒打算游泳，在沙灘上偶爾發現一些貝殼，便俯身拾一些。椰子樹下有一二停泊的漁舟，製作簡陋，想想漁人在怒吼着的南中國海上捕魚，與風浪搏鬥的驚心動魄險境，便使人聯想到生活逼人，雖然危險，也要強作履險如夷的打算了。這帶的海濱並不是遊客玩賞的地方，有時，沙灘上會出現一堆兩堆的糞便，看了令人不快！

這時L君便帶我們到他從前住的地方。屋主人兩母子是開雜貨店。他們看見多年前相聚一起的賓客突然光臨，既驚喜又意外，頻頻垂詢L君別後的生活，搬櫬子，開汽水招待我們。這是一個規模小，又簡陋的雜貨店，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們是向當地馬來人租來做生意的，月租二十元，屋子裡面的改換裝修，是他們僱人修理的。相信他們在這裡謀生已有不短的時間，母子兩人不像商人，尤其是那做兒子的，頭髮剪得短短，打赤膊，牛頭褲，完全是鄉下人的裝束。從他們母子倆安之若素的情態，使我才真正體會到華人優良的刻苦耐勞精神，像椰子樹，它有旺盛的生命力，隨着海水漂流到那，便植根在那；真的，有海水到的地方，便有華人的足跡，這是華人華路藍縷，血淚斑斑奮鬥的例證。L君向他們母子辭行，那位母親殷殷叮囑L君如果再來哥打峇魯，一定要來看望他們，鄉土氣重，人情味也重，那些流落他鄉的異鄉人也會沾染上一絲兒的

溫暖的！

上了車，L君才帶我們來到真正的巴卓海濱，這裡松林椰樹參差交錯。這個被當地人稱爲 Pantai Irama 的海灘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在沙灘上來另有一泓水，像個水塘，上面還架了一道木橋，大概年久失修有危險，只見橋的兩端都以橫木交叉塞住，明顯的告訴遊人不能過橋，細看這泓綠水，方知道這是塊窪地，潮水上漲時，海水汹涌而上把這水塘裝滿，潮來潮去，形成一個天然的人工湖，站在松樹下，一陣海風迎面刮來，那些沙便也迎風飄揚起來，有點風沙如雨的，這實在是大煞風景的事。在我到過的吉蘭丹海濱，我發現她們的共同缺點是沒有加以人工化，像個未知美容的鄉村姑娘，那股淳樸的天然美，如果再加上一點人工化，真是小姑淡梳粧，會比那些沾滿塵俗而又造作的城市小姐更吸引人，更動人的。

這時日已當空，大家也感到疲乏了，便上車踏上歸程，L君不是從原路回，他是取道另一條捷徑，到底是識途老馬，每個角落都那麼熟悉。這條路的兩旁都種滿綠油油的煙葉，有一二煙農正在勞作。啊！巴卓雖然地方稍爲偏僻，可是，土壤肥沃，人們都盡量利用土地種植各種農作物，他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這就使人羨慕了！

去道北

把Tumpat譯成道北的那位先生，實在高明，既諧音又名副其實，道北的確是吉蘭丹最北的一個市鎮，事實上她也是吉蘭丹的唯一海港，不過由於天然條件不佳，所以可以料想的她是不可能被發展成一個優良的海港。

我知道道北這個名是在很多年前在「商餘」版上讀過一篇標題很別緻，又頗含詩意，內容描述道北的優美的抒情小品文，作者把她描述成像漠北那種具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廣大平野，稻浪翩翩翻舞的，令人歡心悅目的動人情狀，一直便使我念念不能忘懷！

至到今年年初來到哥打峇魯，恰逢其會，也去了一趟道北，得償夙願。那天是大寶森節，是印度民族兄弟的大節日，學院當局批准印籍教員可以休假一天到道北去參加大寶森節的慶典。有興趣的華籍教員却是在中午課後，搭乘學院的巴士去道北觀光。

道北離開哥打峇魯不過十多英里，我們却是一路觀玩着去。去道北的途中，夾道左右不是綿延的稻田，便是茂林修竹，馬來甘榜參雜其中，一片和平優閒的景象，使人生出喧囂的城鎮物質生活享受雖好，倒不如恬淡寧靜的田園生活，使人忘懷紛擾得失，優游自在，自得其樂的過日子。

一路山野景象，有使人說不出的賞心悅目。行行重行行，突然道旁出現一二穿着黃衣袈裟的沙彌，使我們想到隣近一定有佛寺了。果然一會兒工夫，車夫便在這道旁停車，就在路旁的參差果樹掩映下有一座規模不大的暹羅式的

浮屠，樣式陳舊，加上年久失修，似乎又疏於打理，顯得有點荒廢的樣子。我們脫下鞋，懷着虔敬的心進內，裏面只有一個房間那麼寬闊，供奉有佛像，還有一些香供佛徒燃拜；有兩三位虔誠的佛徒已經拈香膜拜，氣氛肅穆，然後大家紛紛把錢幣丟進那個紅色的樂捐香油的小箱子。步出浮屠，細觀周圍，不遠處還有一座像馬來人的浮脚樓，裏面有三五個暹羅籍孩童正在驚訝的觀望着我們這批不速之客。朝拜，觀覽一番，我們上車續向前行。

不到一英里，來到了一座規模頗大的暹羅寺廟，院落有花棚水池，有禪房寺院，有佛像寶塔，還有黃袍袈裟的沙彌，有些在禪房頌經參禪，有些在寺院裏掩卷小憩、席地而臥，有些在院子花棚內閒坐，過着青燈黃卷，暮鼓晨鐘，一鉢食一瓢羹，參禪面壁的清苦生活，使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不禁對他們肅然起敬！

離開寺廟，巴士向前開行，已看見道旁綿延的稻田向着我們點頭招手，細看那些禾已結成串串的稻穗，青青的稻穗，青青的禾苗，擺出農民勞作的收穫，誰看了也情不自禁的歡欣起來。我們已經來到道北的市鎮了，印度廟便在這道旁，熱鬧已經過去，意興闌珊，院落四周很有點凌亂紛雜的樣子。我們在歸途時，曾在此停留了一會，有些人進去觀看還得到茶水的招待，有一個印度中年人還殷勤的邀請我們晚上到回來，因為晚上還有精彩的節目或晚會吧，我們報以一笑，表示心領了。

道北其實就只有一條街，這條街直通到海口，其實這裏還不算是海，一水之隔的對面還可看見一塊陸地，不過，從這裏出去就是浩瀚的南中國海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海口的水位不夠深，不能停泊船隻，所以便不能成為名副

其實的海港了。街道兩旁店屋的確陳舊老態了。在海灘旁有濃蔭蔽日，還有椅檯的擺設，清風流水明月，這裏就是局處一隅的道北人們晚上閒暇納涼聊天的好場地了。我們站在岸邊瞭望，有些人還走上那伸出海面的木橋上，一泓悠悠的流水，水浪不大，只見水之湄有一群鴨子正在優游自在的拍水，還有一二舢舨孤零零泊在岸邊，恰如一幅「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荒江景色。這時烈日當空，看着這樣蕭瑟的景象，的確有點索然乏味，大家步回市鎮喝茶，便啓程回哥打峇魯。（1974）



到愛情灘去

野鴿你從何方來？

從沼澤飛落水田。

愛情你從何方來？

從眼睛落在心坎。

十年前在師範學院唱過 *Pantai Cinta Perahi* 這首馬來歌曲，那時便已心儀愛情灘。直到今天來到哥打峇魯才有機緣遊歷這嚮往已久的愛情灘。

那天大夥兒去愛情灘，是一路觀賞着風光而去。愛情灘離開哥打峇魯大約六七英里。出了哥打峇魯，向東疾馳，看見的屋子房舍都是在綠蔭叢中。椰林雜樹，綠意盎然。鳥語花香，生機蓬勃。除了那條舖上柏油的現代化公路，一切耳聞目見的，不是小橋，流水，人家，便是青蔥的稻田，壯碩的水牛，辛勤的農夫，一派田園風光，對隔別鄉村已久的人，那湧現眼簾的更使人產生清新絕塵的感受。

一路遊目騁懷，不知馳行了多久，巴士便停在道旁，原來是要參觀峇廸布。放眼一看，在這道旁左右便有三四間民房掛着售賣峇廸布的招牌。其實，不必看招牌，只看那在陽光下爆曬的一疋疋鮮艷奪目的峇廸布便是最好的廣告。一下車，大家都蜂湧着去觀賞峇廸布。這幾間屋都相隔不遠，都是高腳樓的建築，門前寬闊，利用來曬布是恰得其所。原來他們不但賣峇廸布，而且還染製峇廸布，平日看見那些花樣多姿多采的峇廸布，炫人眼目，這次倒要看看峇廸布的染製過程了。我和幾個同道便信步走向一家附設有

染製峇廸的民房。這是個家庭式的小型工廠，工地齷齪，工人只有三四個，他們都赤膊，汗流浹背的工作着。由於空間小，工人也少，並沒有部門之分，只見這裏有一個工人用一個鐵模把已煮溶的白蠟，大力的烙印在一塊長長的白布上；那邊又有一個工人把一個染了顏色的鐵模圖型一下一下的烙印在那已烙印了白蠟的布上，他是那麼的準確，那樣的熟練，每個烙印都是不差毫厘的順序的排列着，而且每一個烙印的顏色都是濃淡適中。又看見一個工人赤着足在一個水盆上踐踏着一疋染了色的峇廸，看他汗流浹背，我們也不便詳問。我們走到這個工地的最後面，只見有兩三個大鍋正由猛火煮着滾動着的沸水，原來是用來溶解那已印上一個個美麗圖案的峇廸上的白蠟。把一疋一塵不染的白布印上各樣各式的美妙鮮艷的圖案，却是要經過不少勞力血汗的，可是身穿美麗奪目的峇廸的仕女們，有幾個人會想到染製人流下的血汗呢？

參觀過染製峇廸，我們續程去愛情灘，車走了一會，愛情灘已在望，只見兩排椰樹正在張開手臂在歡迎我們。下了車，大家都加速脚步跑向愛情灘，看看那充滿羅曼蒂克名字的海灘是否如傳聞的那麼的羅曼蒂克。由於這時是日午當空，炎陽如火，根本就不是理想的時間，實在太煞風景。其實在炎熱的陽光下，踏着那細細的白沙，偶爾俯身拾些貝殼，看着那洶湧澎湃的海浪，縱使挽着愛侶，相信也不會有羅曼蒂克的氣氛的。一個美麗的地方，也要有一個適當的時間，一個融洽的情調，再加上一顆充滿羅曼蒂克的心，相信愛情灘在這種情景交融下方會名副其實的。

沙灘在炎日下是毫無看頭的，我們跑回濃蔭下，只見

海灘的左側工人正在大興土木，在趕造一排排的屋宇，大概是為遊人休憩喝茶的食檔吧。在海灘的右側，松林處處，一間間的馬來式的樓房，鱗次櫛比，景色宜人，帶着愛侶在此留宿，聆聽海潮松濤，真是天上人間，塵俗雜念可以暫時忘却，這方是愛情灘之所謂愛情灘。

愛情灘是我跑過的吉蘭丹海灘唯一刻意加以人工化的海灘；人工化也要恰如其份，仍能保留它原本的風格儀態，便不會使人有一股庸俗之感。（1974）



重上文冬嶺 寄給W和H

在過去的八年，每個周末我都奔馳於那清谿深不測，隱處惟孤雲的文冬嶺。每次奔上文冬嶺時，已是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風塵仆仆載着樹桐的羅厘，正在絡繹不絕的川行，我這被謫異鄉的人，雜在那些樹桐羅厘中，歸心似箭，際夜轉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長程更短程，披星戴月，落寞的心，觸景生情，常常便不自禁的吟起唐人詩句：「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那八年奔波的日子終于告一段落。但與文冬嶺下人們結下的情誼，却是像在文冬嶺十七里的瀑布流泉，綿綿不盡，長流邈遠。還有那熟悉的青山綠樹，潺潺的流泉小溪，飛鳥吟猴，也不會輕易的從記憶中抹去的。

奔波文冬嶺的記憶還嶄新的留在腦海裏，忽然接到W和H締結連理的喜訊，使我瞿然一惊，屈指一算，離開文冬却已經年了！

這次爲了赴W和H的婚宴，再上文冬嶺，的確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那峯迴路轉的狹小棧道，那橫看成嶺側成峯的黛綠青山，那無心而出岫的靄靄煙雲，那颼颼侵人心脾的涼風，接近山谷底的武吉丁宜村，那鱗次櫛比的農村景色，還有荷鋤耕作的勤勞人們的影像，都是我這個曾經是文冬嶺過客所熟悉的。青山意氣崢嶸，似爲我歸來嫵媚生，解頻教花鳥前後舞，更催雲水暮送朝迎。

隔別經年，文冬嶺唯一不同處便是這裏要開闢一條直

通加叻的大道，使東西海岸溝通的文冬嶺變成比較寬暢，畢直的大道。這項要化費八千萬元的巨大工程，使平時寂靜肅穆的山嵐瘴地變得轟轟然，熱熱烈烈的。造路工人駕着那隆隆的剷泥機，在文冬嶺的山谷動土興工，以雄渾的氣魄，沉着的毅力，推山倒樹，他們要高山低頭，大河讓路，把汗粒，把心血灑在那莽莽林野的文冬嶺的山谷深谿裏。等到地道打通，溪間小河架上橋樑，新開的黃泥路平鋪上細石柏油，文冬嶺將以嶄新的面貌來迎嶺上的過客，那時，一輛輛載着客人呼嘯而過的車子，在路程中奔馳時，仰頭看着那黛綠的青山綠樹，低頭緬懷開山闢路工人的偉大業績。將會激發起人們更熱愛祖國的心，忠心耿耿的子民將以更齊整有勁的步伐向前傲視，誓志爲祖國更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

當我再一次的奔上文冬嶺，看見了文冬嶺的新氣象，又想到W與H終於能排除諸多的阻撓與波折，有情人終成眷屬，我心裏便默默祝福這對新人就像那青山常綠，綠水常流的文冬嶺，永遠朝氣蓬勃，攜手邁進，共同創出一個美麗的春天！

巴生的烏老鴉

不知不覺間，在巴生執教已經一個學年了。未來巴生前，早就聽聞那里烏鴉很多，而且當地人也展開過一次撲滅烏老鴉的運動，不知收效如何。不過在我來巴生後，據我個人觀察，我仍然覺得烏鴉在巴生似乎比別的城市普遍常見。

向來華人對於烏鴉都是沒有好感的，那卡卡卡的聲音，如果對着某一家不斷的叫，就會給那家帶來霉氣，迷信的人都堅持這種論調。但是，巴生的人似乎對烏鴉却没有其他地方的人忌諱，當地人能够與烏鴉相安若素的共處便可見一斑。我執教的學校旁邊有一個草場，在午後時分，一羣羣的烏老鴉便在那場地飛呀撲的追逐着，在尋覓着學生吃剩的瑣屑的棄物，在這同時，草場上還有學生在奔逐着，使勁的踢着足球，他們和牠們似乎河水不犯井水，彼此不相聞問，你找你的食物，我踢我的球，蔚為平常的景象。

其實，烏鴉並不會安份的去尋覓食物，牠那對明晃晃的賊眼睛，是很尖銳的，時時在窺探着那里有果腹的食物；常常當食堂的女工把教師的麵呀茶什麼的捧來放在辦公室的桌上後，牠們已經按鐘到點的在辦公室的屋簷上或是屋頂鵠候着，只要辦公室零落的一兩個教師一疏神的當兒，牠們就像飛將軍似的直冲而下，札札實實的啄起碗上的些微食物，然後一旋轉像股黑煙的又飛回屋簷上。在辦公室休息的教員欣賞了這幕奇景，也會微笑着對吃得津津有味和同事說出剛才的一幕，但却認不出那一碗曾經烏老鴉

的光顧，大家也就抱着僥倖的心理希望自己吃着的一碗逃過劫數也就照吃無妨了。

從烏鴉披着一身守喪似的烏黑羽毛看來，從牠們日夜營營追逐的是腐屍爛肉看來，造物主對烏鴉也像是沒什麼好感的。牠們的身軀與其他的鳥類相比，的確是有點相形見絀，人家體型玲瓏、輕盈嫵媚，牠們却是擁腫呆笨，整天掛着副哭喪的臉，不知是喜是怒。烏鴉樣子醜陋是天生形成，這是無法改變的，可惡的倒是牠的習性爛污，心胸狹小，睚眦必報，整日在策劃着如何算計人家。據說有一家人，屋後有一株樹，樹枝乾枯得很，却不知從那里來了七八隻烏鴉在上面做窩，一天那人想去折下幾根乾枝子來引火，折枝的行動觸怒了樹上的烏鴉，牠們便一齊沖下來攻擊那人，慌得他抱頭躲避也來不及。還有一種叫着鴉王的烏鴉，生性好勇鬥狠，往往受到一點很小的刺激，便會勃然大怒向地上別的東西展開攻擊，牠會這樣的有恃無恐的，大概因為牠曉得自己能飛，即使被攻擊者來個反擊，牠也能振翼逃竄，大有「你奈何我不得」的氣餒！

如果細心的觀察，我們會發現烏鴉是不喜歡清朗明亮、陽光普照的大白天，牠們最喜歡的時光是落日餘暉，大地將要被黑暗吞噬之際，便是牠們大肆活躍的時刻；巴生河在落日里流金的時候，那兩岸的樹叢便聚集了那黑壓壓的一羣，賊眼睛死死的瞪着河里的動靜，一發現有可吃的，便飛着、追着、搶着，彼此在逐臭分羹，把個美好的黃昏也破壞無遺！

港口之夜

週末，沾了朋友之光，登上一位富人的遊艇在港口過夜。對一個在陸地上居住的人來說，在水上過夜是的確新鮮刺激的。我們一行二十人，包括八九個小孩於週末下午三點浩浩蕩蕩驅車來到巴生港口。

目的地是港口一隅靠水建造的一個富人俱樂部，據說只有擁有自購遊艇的人才够資格成爲俱樂部的會員。我們一下車，那位艇主已笑容滿面在恭候，立刻便有幾個工人過來把我們帶來的東西搬進俱樂部，我們也魚貫而入，那只遊艇是停泊在俱樂部後面依水的地方，我們拾級下樓梯，登上遊艇。這只艇大約有三十尺長，十尺寬，船艙裏有小睡牀，廁所，廚房，設備倒也齊全，不過，二十多個人登上去，卻有點侷促。據友人說，這只遊艇非出租物，是艇主用來應酬業務上有來往的朋友的一種用具。艇主的女兒是負責招待我們的人，她殷勤好客，頗有社交風度，不愧是乃父的好助手！不久遊艇便開行了，是一個印度人把舵，在他的駕駛座前有羅盤，有地圖，看起來駕駛並不困難，辨認方向才是最重要，據駕駛員說，這只艇普通時速是七浬。

艇徐徐的在港口上游弋，這時正是夕陽西下的時刻，落日餘暉仍然炙手可熱，映照在水上，像閃閃的銅鏡，水波不興，青綠色的水微微的起伏，就像睡着嬰孩均勻的呼吸，偶而還可看見一兩只海鷗在悠遊的飛翔，艇遊弋了很久，始終是在港灣上，那些等待起貨卸貨的巨輪停泊在港口這裏那裏的水上，像一只只的龐然大物，停在港口水波

不興的水上，動也不動，港灣和海洋的確有天壤之別，港灣才是這些龐然巨物的真正休憩的地方；我們這種遊艇與它比較，真是大巫與小巫，可是，等到這些巨輪在海洋上行駛時，它們也不過是海中之一粟吧了。由於艇上的客人要釣魚，艇主的女兒便吩咐把舵的印人停在有魚出沒的水上，讓艇上的人來個釣魚比賽。我遊目四顧，原來我們仍然在港口的水域上，對面長形的沼澤上的灌木林，等如港口的屏障，聚集在港灣上的大小船只担保不會有風浪來打擾，真是名副其實的避風港！垂釣者興緻勃勃，可是魚兒卻不上鉤，他們釣了許久，只有一條小鯊魚上了鉤。

這時，夜幕低垂，涼風習習，上弦月已高掛空中，天晴氣朗，繁星點點。大家已飢腸轆轆了，食物擺上來，各自拿碟盛了食物，有的坐在船頭，有的在船尾，邊談邊吃，眼睛四顧張望，停泊在港口的船都點上燈火，閃閃爍爍，構成一幅寧靜的港口之夜。

大家飽餐之後，垂釣者看見魚兒不上鉤，已意興闌珊。有人提議把艇駛去浮羅吉騰過夜，大家都贊同，把舵的印人便開動馬達，航行不久，只見前方一只小艇不斷以強烈燈光照向我們的艇，似在打出警號，那把舵的印人視若無睹，仍然向前行，突然我們的遊艇停了，一會兒却徐徐的靠近那打出燈火的小艇，這時才看清楚是一只漁船，兩艇越靠近，我們的艇便顛簸起來，艇上的人還以為把舵的印人好心讓我們看看打漁人如何操作，誰知在靠近時，對面的中年漁夫高聲的嚷：「你們艇上的風扇勾住了我的漁網了！」這時大家才知道出事了，那印人停了摩多，走出船艙，和對面的漁夫打話，原來我們的艇剛才在行駛中，在不知不覺中已把他撒到水裏的網勾住，現在兩只艇都不

能開行了。艇上的人議論紛紛，那印人不慌不忙進去船艙，脫了衣裳，換上短褲，他要跳下水裡把捲着風扇的漁網弄開，撲通一聲他已下了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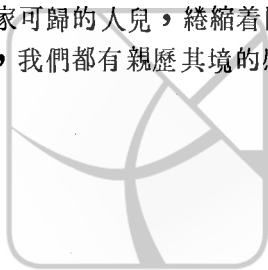
這時我們艇上的人已有人和對面的漁夫說話，央求他下水助那印人一臂之力，他卻推辭說不會潛泳。這是一位中年漁夫，雖然是在黑夜，在那燈火照耀下，他的皮膚呈現古銅色，一望可知是長年累月在炎陽下勞作所形成的，與他一齊的兩個少年，一個十五六歲，另一個只有十一二歲，皮膚也晒成古銅色，我們猜想他們一定是父子關係。那年長的手不停的在補網，那年幼的像百般無聊，一會蹲着看他的父親收網，一會兒跑去船艙躺下。這兩個是求學年齡的孩子，晚間卻和父親一齊打漁，十之八九是輟學的了，打漁人兒世代窮，從他們身上我們約略也看到了它的根源了。那印人的潛水術也相當到家，潛進水裡閉着氣，一面又要解開纏住的漁網，雖然風平浪靜，但卻是在黑漆漆的水底下摸索，難度比在黑夜的陸地上摸索不知多過多少倍，水潛裡的浪裡白條我相信也不過如此。這裡忙着幫助印人潛水解網，船艙裡的婦孺卻在希里沙啦的大嘔特嘔。因為兩艇靠近，所以艇便不由自主的顛簸得很厲害，好像失去了平衡，一下高一下低，難怪那些婦孺抵受不住。

好不容易那印人把網解開，對面漁夫看着拉上來的網，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洞，顯得很不高興。據說這裡是港口的水域，拖網是自己冒險，沒有保障的，當前，縱然我們的艇捲着他的網，是與人無尤，他沒理由要求賠償的。對於他當然是莫大的損失，出師不利，似乎對漁人是禁忌，看樣子今晚他是空船而歸了。我不知艇上的人怎樣的感受，我心裏卻頗內疚，我們是遊樂，他卻是找生活，可是，

他卻飛來橫禍，設身處地的想想，他是多麼的頹喪呀，難怪剛才他拒絕下水助印人一臂之力。

經過了這個意外，那些婦人似乎胆戰心驚，提議回去碼頭，明天早上才去吉胆島，大家也無異議，艇便回程。

艇到俱樂部時，只是九點左右，有交通工具大可回去吉隆坡，明早再來。可是，大家都似乎欲嘗試在艇上過夜的滋味，除了婦孺到俱樂部的房子睡，其他人等各就所願，可以在艇上睡，或者在俱樂部拿幾個沙發疊起來也可睡一覺。艇上或俱樂部裡都有蚊子，加上寒冷的空氣，躺下去輾轉反側也難於入夢，相信這一夜每個人都睡不好的。平常看見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兒，蜷縮着睡在五脚基，睡在街邊，那種滋味，我們都有親歷其境的感受了。



初訪浮羅吉胆

浮羅吉胆對於我是聞名已久。去過的人都說那是個沒有陸地的地方。但予我印象最深的倒是在這地方頻頻發生的火災。火災似乎與這地方結下很深刻的緣份。可是，當地的漁民却在每次火神光顧後，仍能不屈不撓在灰燼中，重建家園，那高大無畏的形象，更使我這未曾蒞臨貴地的外人，懷一份肅然的敬佩！

我們到港口去過夜，目的地本來是浮羅吉胆，但由於水路途中，發生意外，我們的艇勾住了一艘漁船的網，使我們不得不半途折回，改期第二天早上才去。

由於是帶着遊樂的心情而來，雖然晚上睡得不好，但每個人（連小孩子）一清早便爬起來，漱洗過後，便由艇主的女兒率領我們回到街上吃肉骨茶。大家飽餐之後，回到艇上只是八點左右。大家高高興興的上了艇，那印度籍駕駛員便開動馬達，艇便在水上滑行了。港口是向西，看日頭西下還有緣份，看日出却是不可能，好在天上的雲霞沒有虧待我們，它們讓初陽的光染成五顏六色，才使人不覺得天空太單調。早晨天氣涼爽，一路晨風習習，水光激艷，人人心情暢快。

我們的艇一路上都是在那無盡止的沼澤林木中繞圈子。奔向浮羅吉胆的水道，兩面都被沼澤林木包圍着，有時迎面來了一只載客的艇，由於水的壓力加大，於是我們的艇便像搖籃似的飄搖起來，成人也覺得好玩，何況是艇上的孩子們，更是興高采烈的歡呼。

遊艇嘩啦嘩啦的向前行，好久的一段時間，才通過那

兩岸的沼澤林木，迎面的海是寬濶得多了。在那水天相連的盡頭又看見了沼澤上的林木，在那里已看見鱗次櫛比瀕水而建的屋宇，令人眼界一開。艇並不是向着那些屋子駛去，却是向着左面游弋，一會兒，這些屋子都失去了踪影。前面與水相依的地上，一間間的屋子都相繼撲進眼底，浮羅吉胆在望。那個傍水而坐的大伯公神位，首先觸進眼底。這時只見水面上已熱鬧起來，穿梭的漁艇在川行，碼頭已近眼前，大大小小的漁船停在碼頭上，讓水飄浮着，有漁夫在操作，也看見小漁夫混在其中。我們的艇靠岸，浮羅吉胆的漁民合作社就矗立在碼頭，漁民正在把一塊塊的冰從船上推到合作社裡去。我們下了艇，踏上那長長的用木板架成的小橋，浮羅吉胆的廬山面目已呈現在眼前。放眼看過去，只見這裡的木板屋都是由木架支撐着，地下是爛泥芭，行人道也是木板連接，離地而建，真是名副其實的沒有陸地的地方。木屋一間間相依並列，唇亡齒寒，一處地方着火，便會蔓延而不可收拾，難怪每次火災，災情會那麼慘重！

長橋的右邊有一間戲院，有不少人已麇集在戲院門前，還有絡繹的男男女女也向那戲院走去，抬頭看海報，原來正在上映南京長江大橋。過了那道橋便是浮羅吉胆的街場，店里擺賣的東西繁多。我們從這一端走向那一端，繞了個圈子。在街場的那一端還有一座龍王廟呢，真是欺山莫欺水，靠水吃飯找生活的人，對於那瞬息萬變的海，真的是忌諱得很，爲了一種精神上的寄託，也爲了心理上的安全感，這些神鬼的被尊奉，我們也可以理解了。我在街場環繞一周後，使我覺得驚訝的，所有屋子下，行人道下，都堆積着數不盡的垃圾，這裏的衛生情況如何，已經昭

然若揭了。艇主的女兒說，這已是司空見慣，居民也安之若素。她一時興起，滔滔不絕的便說起這兒的人情風俗來了。她說這裏的人情很濃，她的父親以前也是這兒有點頭臉的人，後來搬去了港口，有時回來，那些鄉里們都蜂湧而來見他，噓寒問暖，斟酒倒茶，熱情招呼。

十多分鐘的逗留，我們已經可以說窺見浮羅吉胆的一斑。這樣的一個無陸地的沼澤地，在海水漲潮之時，還會變成汪洋一片，華人竟能隨遇而安，安身立命，在這里成家立業，不向生活低頭；當我們吃着那肥美的魚鮮時，應該想想漁人不但捕魚不易，所處的環境也是惡劣的呀！



從錫城到海島

趁着假日，我又奔上旅程，走在怡保至紅土坎的大道上。已將近一個年代未曾涉足天定州；久違了，那一路上地名奇特而饒有風趣的山鄉小鎮，那綠波繚繞，盛產甘望魚的邦咯海島。睽違多年，再一次踏上它們的門檻，又再次勾起逝去歲月的記憶。

人生的歷練，知識的彙集，當我再一次奔向邦咯島的途中，的確有另一番滋味在心頭。一二十年在人與事的變遷是有莫大的差別。踏進萬里望、紅坭山、拿乞，便憬然憶起中學時代踏着鐵馬馳騁於這數地間的日子。那時年輕愛玩，不知天高地厚，生氣蓬勃，整日尋友結伴郊遊；萬里望的格麗頓山曾留下我們的足迹，拿乞名副其實的牛山濯濯的紅泥山也是我們嬉遊、長嘯放歌的舊地。日子匆匆，時間像流水般的消逝，友輩們的面貌邈遠了，只有格麗頓山、牛山濯濯的紅泥山依然歷歷在眼前，別來無恙，面貌如昔。可是，年輕的日子却是一去不復回了！

從拿乞到布先，道路兩旁皚皚無盡的白沙，便是土地嘔心瀝血，養育她底子民勞苦功高的鐵證。土地被淘了又淘，里面蘊藏的錫也被淘洗淨盡；留下那廣漠無垠的白沙，還有那零零落落點綴在這廣漠原野中弓着身軀的金山溝，伴着那一潭潭湛藍的礦湖，那種落寞孤寂淒清的情景，不正是一個白髮蒼蒼，勞碌一生，如今弓着身軀的老礦工的寫照嗎？寫「馬來散記」的魯白野，當年幼小時，每逢傍晚日落，在金山溝下，在礦湖邊，幕天席地，凝眸聆聽礦工叔叔講述華族先驅者爭奪拉律一帶豐富的錫苗，動起干

戈，自相殘殺的悲慘歷史往事，便是今天落寞寥寂的浩渺白沙這一帶間。轉瞬又已是幾十年，魯白野英年而逝，現在也墓木已拱，但是那個歷史的故事依然流傳在金山溝下，礦湖邊。還有礦場土崩，吞噬活生生礦工的悲劇也依然在排演下去，拉律戰役已是很渺遠的事了，却是那日漸在增加着，擴張着的皚皚白沙，恍忽間已變成多少苦難，遭到活埋底礦工的稜稜白骨——不知是巧合，還是巫族兄弟另有先見之明，布先到拿乞這一帶都是錫礦之地。Pusing（布先）是名副其實的拐彎抹路，途程崎嶇而坎坷，象徵着開礦時艱苦和危險，轉來 Papan（甲板）只是一段短程，犧牲了生命的礦工，兩塊木板釘成棺材，葬在拿乞 Lahat（巫文意思是墳）這不正是為謀溫飽，苦難礦工血淚交織的寫照嗎？

奔出那血淚凝成的礦湖邊，在那分叉路，往右是直往巴力 Parit，從左是奔向紅土坎。走過那道吡叻河大橋，低頭看看吡叻河，它是那麼的馴服柔順，河床上一處兩處還露出皚皚的白沙洲，不是雨季連綿，吡叻河真可愛，一到雨季，它變成一條來勢汹汹的蛟龍，吓煞了兩岸聚居的人們，使他們財物甚至人命也要丟失。啊，其實人定勝天，小小的一條河，它怎能奈我們會勞動會動腦筋的人類呢！

過了吡叻河大橋便是波打鎮，分為 Bota Kanan 和 Bota Kiri, Bota, 是梵語吃人鬼，一些迷信的華人有左青龍右白虎，而巫族兄弟把該地稱為右吃人鬼左吃人鬼，所持寓意，就不得而知了！

轉過交通圈，前面道旁，有巫族兄弟在擺賣榴槤，記憶中榴槤才上市不久，現在又瓜熟蒂落了；看見榴槤，才

想起時間像閃電，年華易逝，像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還不迎頭直追，好好利用時光，將來懊悔便爲時已晚了！

從波打小鎮直到去木歪與紅土坎的分叉路，沿路已不見皚皚白沙，代之却是綠野深林，那一望無際的橡膠林，正是哺育祖國的第二支血脈。從交叉路到愛大華 Air Tawar（淡水的意義，華譯是諧音。）已很接近。只見左邊甘榜園林，那一株株蒼鬱青翠的果樹，各種各樣的水果樹都有，住在這裡的人不虞缺乏水果的供應自不待言。右邊是無邊無際的樹膠園。

過了愛大華到實兆遠 Sitiawan，同樣是小鎮景色，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道旁墳山，那建得相當美觀的墳墓，倒是與別地墳墓不盡相同。不過，與菲律賓某些華人富豪，建造得像宮殿式的墳墓相比，這裡的墳墓也不過爾爾。但是菲律賓華人富豪暴殄天物，窮奢極侈暴發戶似的揮霍，只有使人三嘆！墳山的華美，並不會引起我多加盼顧，倒是 Sitiawan 這個地名却引起我想起一段掌故。原來實兆遠原本是叫 Sungei Gajah Mati（死象河）。在一八八七年，本地發生天花症，有一些人因而死亡，當地人便認爲地名不吉利，馬來村長便向英籍官員請求改換名稱，當時的英籍官員鄧尼遜便建議改爲 Sitiawan，意即忠誠，以後便一直沿用此名。

徇處海角的 Lumut，巫文意思是苔蘚，與它地近海之涯，潮溼而生苔蘚，的是一語相關，華人却把它譯成紅土坎，就不知何所根據了。

把車子停在弟婦的咖啡店門口，我和父親搭渡船去看睽違已久的邦咯島。這個漁產豐富的小小海島，正是一八七四年結束拉律戰役的板門店，邦咯條約也在此簽定，立

下英殖民主義者蠶食我國的奠腳石！

邦咯勾起了我的歷史記憶，也觸動了我那一段消逝了而近乎可笑的戀情的回憶。邦咯依然像當年那樣，綠水悠悠，父親和我坐在面向海灘的海景酒店的窗邊，吃着點心，迎着海風，看着弄潮兒在水里戲水，看着青年男女在沙灘追逐，想想逝去的日子，翻翻歷史的記憶，不覺想起辛稼軒的：「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疆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箇秋。」在海灘奔走跳躍的日子好像離得太遠了，不覺瞿然一驚，我已是未老先衰了嗎？

(1976)



下吡叻行

從都門來到美羅，過了橋向左轉入一條比大道稍狹的柏油路便是奔向下吡叻的路。

沿路兩旁的荒郊野嶺，這裏那裏有疏疏落落的村莊，間中穿插着膠園、油棕園，也有一處兩處的錫礦場。有生活泉源的地方便有人落戶安家；這一帶的人們都是靠土地爲生。朝夕與山野叢林爲鄰，環境幽靜，生活簡樸，日出而作，日暮而息。與城市寄居的人過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規律，同樣是勞力勞心爲求取生活資源而搏鬥，不過，稍有分別的，僻處一隅的鄉野，朝夕觸入眼帘的是綠油油的樹木，聽進耳股的是吱喳的鳥語，呼吸的是新鮮清爽的空氣。繁華都市的人們，看見的是鱗次櫛比的高大建築，觸目所見是冷漠的臉色，還有那在不知不覺吸進的大量污穢空氣，都市有的是聲色犬馬之地，只要有錢，化得起，夜夜笙歌，天上人間。勢利的眼色只是笑貧不笑娼，令我這仍有泥土氣的人，總是有些格格不入之感，所以，每當我有機會奔馳於橡林山野時，身心似乎得到了一大解放，心曠神怡，縱情歡笑，非墨筆所能形容的歡欣！

一邊體會投入大自然的歡喜，一邊談談笑笑，轉眼已奔出十多哩，來到路牌指示的分叉路，繼續往前奔便是安順了，逆轉方向便是北上金寶。安順已近在眉睫。小河流水，叢林灌木，正是魚蝦繁殖之地，L說只要有閒情，佇立河之畔，不難釣得一些魚蝦來佐餐。可是，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相信不會有幾個像八打靈湖畔，悠哉閒哉，好整以暇，守株待兔的放長綫釣小魚以戲的閒人吧。

看見道旁張開臂膀迎迓來訪客人的油棕樹，已到達下吡叻最大的傍河之城——安順了。安順 Teluk Anson 這個地名是英巫相混，Teluk 是巫文，意思是港灣，安順是板城最後一任英國副總督 Archibald E.H. Anson 的名；據說安順原本的名是 'Durian Sebatang'，華譯是一株榴槿，那就不知何所根據了。由於吡叻河水朝夕的冲襲，瀕河一帶似有日漸低沉之虞；其實畔河的地方似乎已發展至飽和點，現在新街場 Pekan Baru 就是擬議中向陸上發展新安順的藍圖。放眼看看這個新街場，已有不少住家商店，不過仍待發展的還是在叢林灌木中，我看要再過幾年時光，這個新市鎮的全貌才會出現於眼前。

此行來下吡叻，L 是爲了探測魚蝦供應的幅度。我們在安順巴利逡巡，看見魚蝦批發商一箱箱的魚和蝦，壯碩肥大，還在活刺刺的跳動，真是饕餮者饑涎欲滴的佳肴。傍着安順的吡叻河一衣帶水，寄居河畔的人們便依賴河裏的魚蝦爲生，他們把河的上下兩邊圍堵，放網下撈，撈獲三幾斤是意料之事，每天有三幾斤的收穫，一日的生計是不虞匱乏的，因爲把捕獲的魚蝦交到巴利的批發商，一手交貨，一手拿錢，什麼中間人的剝削，什麼要經二盤商之手，他們是不很熱心的。下吡叻是魚蝦之鄉，不過，當地人是很少嘗到大魚大蝦一快朵頤的口福，因爲肥魚大蝦都是供應外地的饕餮客，打魚人兒吃不到好魚好蝦，就像城市裏爲人建造高樓大廈的建築工人，住不起瓊樓玉宇，這是活生生的現實寫照！

從安順轉程赴峇眼拿督，這是我二度造訪這吡叻河之湄的小鎮。L 爲了徹底訪查魚蝦來源之地，在我們赴峇眼拿督的途中，L 把車子向右轉入 Hilir Perak，華譯是吡

叻下游，只見沿途椰林處處，與橡膠林相對映襯，藍天綠樹，却看不見一戶人家，大概是隱沒於叢林密樹中。當車子來到終點河之湄時，迎頭看見一架剷泥機在隆隆的開動着，還有三三兩兩的工人忙碌着，原來他們正在建造一個水閘。就在水閘之旁，便是L要訪問的人家，那是一家簡陋的雜貨店兼住家屋，店主人也兼做收購魚蝦的二盤商，附近的馬來人捕捉到的魚蝦便是逗售予他，再由他轉手賣給餐館或運去巴利，賺取一點蠅頭小利。華人刻苦耐勞，披荆斫棘，開荒闢地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他們偏處一隅，一切因陋就簡，與繁華都市隔絕，一天到晚為謀三餐而孜孜不倦的工作。在這個雜貨店裏，看見兩個女人，大約是店主人的妻女吧，坐在矮凳上，手不停揮的，很熟練的把一枝枝的椰梗的一端壓在腳下，一手支着另一端，把頂端放進嘴裏牙齒一咬，用手一剝，一層皮便剝了下來，然後兩手一拉，再分成好幾條現成的繩索了，原來這些就是鄉鎮雜貨店用來包紮東西的繩子。妻嘆息說：椰子樹每一部份都有用途，實在匪夷所思。我說：人才偉大，主宰着一切，把看來一無可用的東西，也能機巧的再加利用，這就是勞動人們智慧與勞力結合的成就。

從吡叻下游到峇眼拿督的巴利是一段很短的路程，L去聯絡售賣魚蝦的經手人，我却無所事事的在巴利裏裏外外盤桓，駐足看魚販做生意。我在幾檔魚販攤來回的觀看，觸目所見的都是一些價格平宜的魚，價錢一斤由六角到九角的有很多種，超過一元的大概只有鯧魚，只見一檔販賣，也不過是幾條，但是却沒有人問津，顧客選買的都是六七角錢一斤的魚，據妻說：賣六七角錢一斤的甘望魚，在都門是賣塊多錢的。這裏是魚蝦之鄉，與都門高度的生

活費比較，實在是有軒輊之分的。

從巴刹出來，轉回街上，望着那一泓寧靜的河水，觸起了我的歷史記憶，這個匯聚霹靂叢山峻嶺，溪豁原野的流水的渡頭，便是當年抗日烈士林謀盛氏從印度偷渡回來馬來西亞展開敵後抗日工作登陸的地點，從這裏林烈士潛回怡保，一面指揮敵後工作人員與游擊隊合作，破壞敵人的運輸交通綫，一面隨時把日軍行動報告印度總部，後來林烈士被日寇所捕，終因不屈而英勇犧牲於華都牙也 Batu Gajah 監獄，………………。那一片靜靜的古渡頭的水，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流，不知淘盡多少有名無名的英雄人物，但，英勇如林謀盛的爲國犧牲的英雄事蹟，就像那悠悠流不盡的古渡頭的水，永遠留芳於我們祖國馬來西亞的史冊上。



馬六甲弔古

馬六甲——這個古滿刺加王朝的歷史舊地，它有千古興亡悠悠不盡的舊事，還有那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軼事，在在都會撩起愛思索的人長長的歷史記憶。我重臨古城，是訪友也是懷古！

那年我們四人結伴來古城，在三保山下寄宿於G的家；那已是邈遠的回憶了！今天重訪古城，只有我和P兩人；P被調回錫城轉瞬七年了，這次真是故地重遊訪舊雨。

一別多年，G也像我們一樣已成家立室，容貌可能有些少的變更，但那股熱誠的性格仍如當年。舊雨重逢，促膝攀談，喝着G特為我們泡的好茶，誠人生樂事也，說起失去聯絡的友輩的動態，不禁有變幻莫測之感。有的人變得趨炎附勢，猛鑽門路，以為進身之階；有的活躍社交場中，少年崢嶸，嶄然見頭角；有的依然是往年那樣，腳踏實地，默默地耕耘；……。人的際遇不同，當然隨着環境而改變，實在也是無足驚異的，因為變，絕不會是突然的遽變，仔細觀察，變都是有迹可尋；像古城幾百年來的演變，都是循着歷史的車輪軌迹在遞邐改變。人的變化我沒多大興趣，倒是古城的歷史遺蹟，我却是要瞻仰一下，看它是否風采如昔！

站在那怡力海濱，望着那浩瀚的馬六甲海峽，想起「默迪卡」的第一聲怒吼，是從怡力草場傳遍整個馬來半島，那股激昂亢奮，震人心絃的歡呼聲，似乎仍然餘音嫋嫋。

從一五一一年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攻占，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那的確是一段漫長無天日的日子啊

！殖民主義者改朝換代，以暴易暴，多少生靈塗炭，多少財寶被掠奪，那真是罄竹難書的呀！但我們終於做自己國土的主人了。我們能不開懷大笑，引吭高歌嗎！想民族英雄漢都亞，自從國土陷落葡萄牙人手中，便毫不懈怠，年年月月，月月年年，騎着戰馬，揮着基利斯寶劍，率領英雄的馬六甲人民，向着龜縮於聖約翰堡壘里的葡萄牙侵略者叫陣挑戰，「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烟落日孤城閉。」可以想像當日葡城中心驚胆戰葡軍的可憐影像，與抗敵救國的英雄馬六甲人民，鐵馬揚戈，視死如歸，寧願馬革裹屍，也不苟延殘喘做亡國奴；一邊是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一邊是敵人貪生怕死的懦夫相，那是一副多麼截然不同的畫像啊！今天那個殖民地堡壘是只剩斷牆頽垣，那些個當年放炮的炮眼，却顯得有神無氣的眼巴巴，毫無生氣。真是「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紛紛。斜陽外，寒鴉點點，相對如說興亡事。」那像寄生蟲的殖民主義者早已隨着這古堡「強虜灰飛烟滅」！漢都亞與奧菲山上仙女的話題將不再是古城淪陷時的戰鬥，而是屈指數着我國邁向繁榮大道的里程。

爬上聖保羅山，看聖芳濟的石像，看聖保羅教堂的廢墟，看那廢墟里聖芳濟的空墓穴，看那一處兩處葡人的古墓塋；居高瀕臨馬六甲海峽；低頭看那頽垣殘壘的古城門，阿布奎處心積慮的籌謀，到頭來只是南柯一夢；回首看着那堆廢墟的凋零落寞景況，夕陽殘照里，不禁想起五代詞人歐陽炯的江城子：「晚日金陵（怡力）岸草平，落霞明；水無情，六代繁華，暗逐逝波聲。空有姑蘇（檢閱）台上月，如西子境，照江城。」歷史的車輪是無情的，只有使殖民主義者，空遺恨！

我們走過荷蘭街，看那侷促在狹窄街邊兩旁的古意蒼然的娘惹峇峇的樓房，門扉緊閉，「金鎖重門荒苑靜，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想當年殖民主義者對他們另眼相看，那里想到今天的娘惹峇峇的後代，竟然淪落到把那祖宗的遺物拆散下來逐件拍賣那麼悲的田地呢？真有今時不比往日之嘆了！

懷着虔敬的心來到三保山下，緬想鄭和率領那龐大的艦隊停泊在馬六甲河口，把軍隊停駐在山下，練兵放馬，「造庫藏倉廩，一應錢糧頓在其內」。然後又帶着古滿刺加王回去天朝學習治國禮儀典章制度，……。今天只見那衰颯的三保山，點綴着一堆堆的墳塋，傍着古樹蔭下的三保亭，還有那兩口古井，年代是那麼邈遠了，鄭和、拜里米蘇刺的音容也消寂無踪，但中華民族與滿刺加王朝締結邦交，警告暹羅不得妄自發兵侵犯，却是鐵般的鑄在歷史的古籍里。

踏出馬六甲，目覩雕龍畫鳳的青雲亭，走過馬六甲特有的拱起脊背的橋，想起開基先人的筭路藍縷，餐風飲露的艱辛，我們是應該多麼珍惜今天呀！

從扣除父母生活費說起

在年紀小的時候，母親常給我們兄弟姐妹講述故事。其中的兩兄弟侍奉老母親的故事至今予我印象猶深。大兒子發了迹，家財萬貫，天天山珍海錯，可是，那個做娘的不喜歡寄居在大兒家里，却情願長年住在一貧如洗的小兒家里，粗茶淡飯，甘之如飴。原來大兒與媳婦對她老人家從來沒有好顏色；小兒與兒媳婦對老娘呵護備至噓寒問暖，所以老娘常對小兒說：「兒呀，我在你家即使是吃粥，也會長肉；在你大哥家，即使餐餐大魚大肉，却飽受委屈，受他們呵喝呀！」

我之會想起這個故事，是因為近日在報上閱讀到我國某些國會議員向政府建議修改所得稅法令，規定父母生活費扣除額，使到我國所有有兒女的老年人都能老有所養。這個建議十分好，因為我國還不能像西方某些進步國家有社會福利金的設置，凡是退休的老年人按月到時都可以領到社會福利金，所以不必擔憂生活費。

我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還不能做到這點，所以老年人在告老退休之時，除了一小部份能領取養老金的，大部份便失去生活經濟來源，所以只好靠孝順兒女的供奉。建議中的扣除父母生活費就是為了減輕孝順兒女的經濟負擔。但是，我却懷疑，即使這個條文施行了，却有誰敢擔保某些敗子逆兒會心甘情願把那扣除額留給年老父母作為生活費的？即算有，而那做兒女的却像我上述故事里的大兒與媳婦的態度，那對年老父母又怎能忍受呢？其實，現實社會中，我也聽過不少年老父母就是忍受不了那兒子媳婦

跋扈囂張的態度，便毅然決然不要寄人籬下，重新拋頭露面，用自己的勞力去爭取生活費。

還有現實社會里，也有不少貧窮家境的兒女，本身已養了大堆兒女，整日爲了三餐勞碌奔波，根本沒有什麼剩餘額可扣除來作爲反哺老父母的生活費，那麼他們不是可以名正言順說本身沒有剩錢扣除來養活年老父母了，讓他她們自生自滅吧；但我却敢肯定，稍爲有孝心的窮兒女，他她們也會像上述故事里的小兒子，卽算是粗茶淡飯，也要盡點反哺的天性的。

所以，盡孝或許逆，是不能以明文來規定，那是非常明顯的。孝與不孝那是完全看當事人的態度，却也是很明顯的了。



人各不同如其面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但我們却沒法子找得出兩個人的相貌一模一樣的，即使是孿生子，也各自存有一點異樣的。

不過，我們卻可以說人有好，有壞；有的聰明，有的遲鈍；有的可愛，有的可惡；有的忠厚老實，有的狡猾可憎……。

真是一樣米，吃出百樣人（其實何止百樣）；由於人各不同如其面，也使這社會顯得多姿多采。

出來社會工作，靜觀人情百態，你便會領悟，社會真是一套百科全書。

不要以為抱着明哲保身，我不犯人，人便不犯我的思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社會上有的是愛管閒事、自慚形穢、造謠中傷別人的人。

別人的私事，根本便與他無關，他也要攬在身上。

自己明明是狗，而又不願被罵為狗，於是設法轉移別人對自己的注意力，而隨意亂指張三李四為狗，還有比這更惡毒的人嗎？

某人平日便喜歡在上司面前訶諛奉承；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無非想博得好印象，以作進身之階。話說多了，話題終有個完的時候。於是便要另闢途徑，找些話來說。於是小至同事的衣著、行動舉止，大至同事的工作態度，都變成他拍馬屁的話題。而當他一旦置身同事之間時，他又表現得那麼和藹可親，諄諄善誘，大有長者愛護後輩

的風度。

日久見人心，很多同事都看穿他的真面目；他老也自慚形穢，心裏有數，合上了「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他真是變成見不得陽光的蝙蝠了。因為無論是上司、同事都鄙視他那副德行。（1971）



人的尊嚴

吡叻怡保的理髮行爲了維護人格與職業上的尊嚴，召開了同業緊急大會，一致聲討某一小撮的掛羊頭賣狗肉的新潮派理髮室的可恥變相交易。據報載：這類理髮室是在黑廂房暗紅燈下或在床位帳幔遮蓋着的室內工作，這種氣氛，這樣的環境，的確充滿了羅漫蒂克的邪氣，當然吸引了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顧客。在這暗黑的角落裏有傷風化的活動便在進行着。這使到那些正派的理髮師，由於這一小撮的害群之馬，無端蒙上可恥的聲名，被不知情者當作同流合污來看待，被目爲娼妓，按摩女，拉皮條。她們是頂天立地，以自己的手藝，自己的血汗來賺取生活費，對於這類行徑，覺得是有辱人的尊嚴，令人深惡痛絕的。一個行得正，坐的直的人都是有尊嚴的，頭可斷，血可流，士不可辱！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都應該聲援她們。

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都是要理直氣壯，昂起脖子來堂堂正正的做人，但也有一小撮沒有脊椎骨的人，爲了虛榮感，爲了容易獲得那明晃晃的鈔票，不惜埋沒自己的人格，拉下自己的尊嚴，去做那偷雞摸狗，吃軟飯，戕害社會，國家，人群的勾當，這類人既無尊嚴，行爲卑鄙，不知羞恥爲何物，唯有用法律來對付他們，把他們繩之以法，便是最恰當的方法。（28-10-75）

從拾金不昧悟到的

新加坡一位德士大哥拾到搭客失款二萬餘元，立即交去報館還失主。在這個世風日下，見利忘義的社會上，仍不時有拾金不昧的人，實在難能可貴！

這位名叫蘇世雄的德士大哥不是一次拾金不昧，在一年前，也是有一個搭客在他車上遺下數千元，他照數歸還失主。他這種不妄取他人財物的光明磊落品格，實在令人敬佩的。

可是，在一些情操卑劣的人看來，蘇世雄是個大傻瓜，天賜橫財，也不會順手牽羊。這就是高尚與卑劣的鮮明對照。一個品格高尚者並不是一定是滿腹經綸，有倚馬可待之才的人，像這位德士大哥，相信他受的教育並不多，但他却有一套自己做人的原則，不取非份之財，不做違反良心的事。

我在學校教書多年，常常拾金不昧，如數交到辦公室來的都是低班的學生，比較高年級的學生有拾金不昧的比率却很低。讀書多，懂得道理應該多，便能持正道做事，這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實却是讀書少，而仍有一顆純潔的心的低班學生更懂得為人的道理。

做了好事，得到褒揚，是合乎情理的，不過，這並不是決定一個人做好事的最大推動力，那是很明顯的。

學校是培養國家主人翁的地方。可是，今天的學校主要是像填鴨似的給學生裝滿考試所需要的材料，其他做人的道理，做個好公民的義務，這些這些却被疏忽了。

只有滿腦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道理，却缺少了那一點點俠義，維護公理，頂天立地的正直骨骼！

考試熱

常常都有一些書商載着滿滿一車的書籍到來學校向學生們兜售。這些書商都很有生意眼，他們載來的書是以考試的參考書占多數；學生們對於這類書籍也是趨之若鶩。

一本書五六塊錢，有些學生也可以面不改容的，擲下錢拿起書便走，還有一些低年級的學生，要等多兩三年時間才輪到披甲上陣的，現在也急不及待的買這類參考書。有些比較世故的，便先來向教師徵求意見，請求指示迷津，介紹他們應買什麼，應捨棄什麼。有些教師便直截了當的說，再過幾年，考試的範圍與內容可能會有所更換，現在買下，到時等於過時了；何況這一類書店里是俯拾即是，不虞缺貨的。有些教師是毫不客氣的指着參考書里的內容問他們懂不懂，這時，他們才警覺的看看書里寫的是什麼，可是等他們抬起頭來却是一臉迷惑，根本就不知所云。可見，他們買下之後，也是當作廢書一般置在角落一旁，因為他們還沒有達到參考這些書的程度。有許多學生因為被當頭淋下一盆冷水，便思之再三，不打算立刻買了；不過，有些還不死心，就買那些什麼考試作文必讀或者什麼作文範例一百題的書。

從學生這麼熱烈買考試參考書來看，考試已在他們的心房占了頗重的地位。這種對考試誠惶誠恐的心理，也可以從他們日常的學習態度看出，很少學生會自動的去看課外讀物，那些可以擴大他們底視野胸懷，增進他們的知識的有益書報，他們棄之如蔽屐，當有教師鼓勵他們買些來看看，他們都會嘖起咀吧說，（就算是一元幾角的），也說太貴了。現在反觀他們買考試參考書那種面不改容的態度，兩相比較，考試與求知在天秤上已太不相稱了！

井底蛙翻白眼

同事某於年初時從小學調來中學執教，有一兩個連大字也不識的純粹受英文教育的教員便帶着一種狗眼看人低的語氣對他說：「你在小學只是教華文，現在你來教中學，能够勝任愉快嗎？」這種突兀的當頭一棒，實在頗傷害一個人的自尊心。某頗有涵養笑笑說：「如果我的資格是受到懷疑，教育局也不會派我來中學吧？」那個教員爲之語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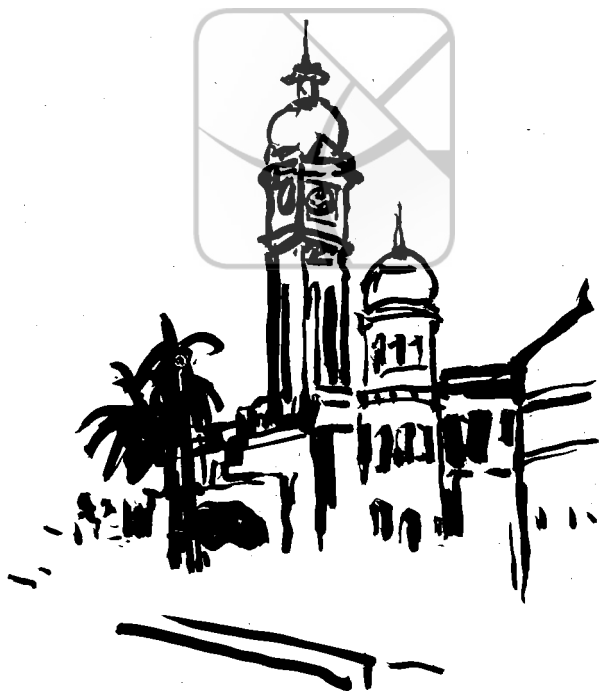
像上述這種情況相信曾經發生過在好多學校裏。純粹受英文教育者，而又目光如豆者，總以爲自己高人一等，哪裏知道他們的幼稚言行，正好反映他們本身的無知！

探究起來，社會上二毛子的形成，完全是上一代人一手造成的錯誤，使到一些人失去受自己本身母語教育的機會，造成他們自成一個集團，就像井底蛙，孤芳自賞，看到那一丁點兒天地，便以爲可以小天下，豈知便逐漸形成他們一種自瀆式的高人一級的優越感；而自己瞎了隻眼睛（指單懂英文）却還不自覺，一味頑固執迷不悟，還自鳴得意。

他們自認比普通華人高一級，可是，華人的一切陳腐思想，西洋文化的渣滓，他們却一股腦兒的承受過去；他們自認比人懂得多，可是，他們對於真正的西方文化却一無所知，叫他們說說莎士比亞、蕭伯納，他們却瞠目結舌；他們的生活範圍局限了他們的視野，他們與廣大的華人社會脫節，使他們變成無根的浮萍，變成妄自尊大的二毛子，死命抱着那又長又臭的纏腳布，頑固，偏見，顛預集

於一身；不知道我們已是堂堂正正獨立自主的國民，還念念不忘的緬懷舊日大不列顛的所謂光輝時代。妄自尊大的二毛子却淪至此可悲可憐的境地，大概是他們始料非及的吧！

由於視野的局限，心胸的偏狹，變成井底蛙，洋洋自得的翻白眼。可是，受過中華文化陶冶的人却虛懷若谷，像某在高級劍橋文憑考得輝煌成績也不示人以顏色，那就是因為接受過中文教育的人，在人格與做人的態度都是有分寸的。（引楊振寧教授語）。



妙想發財

一個女推銷員來到門前推銷物品，看着我車子的牌子，自言自語的說：不中都不好講。起先我驚異，然後才憬然而悟，原來上周末賽馬開出了我車牌號碼的後面三個字。這女推銷員才會這樣想，以為我一定買了，而中了。

從這件小事便可推想到今天的人大多數是充滿了發財的妙想，所以他們也有了其他的人也充滿發財妙想的邏輯。

發財夢是很誘惑的，尤其是今天的社會，到處充滿賭博的玩意，以微少的一元博取一大注的鈔票，還有什麼比這更容易的生財之道呢？

當然生活的艱難也是造成人們生出發財妙想的因素，像那位女推銷員，一天到晚跑得腳酸背痛，說得唇焦舌乾，也不過賺取一百幾十元的薪水，這一百幾十元在大城市里生活，在物價膨脹的隙縫中求生存，很顯然是捉襟見肘，有的人可能還要負擔家用，就更不堪設想了。但沒法子過，也要想法子過，這似乎已成了萬戶千家以不變應萬變的求生之道了。

有的人在這種隙縫中過生活，仍然千方百計以那已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費用上扣取一點一滴的那杯水車薪，按時到日買彩票，妙想發筆橫財，解解燃眉之急。

日子再苦，人們依然能生活在發財妙想中。這一來，人們對一點點的微不足道的小事物也特別敏感起來，不說大道上撞車死人，什麼名人顯宦的生辰死日，甚至連家里死了只小雞，或是突然飛進一只蚱蜢，都成了人們發財妙

想的靈感的泉源。

人們在昏昏懵懵的心情下過日子，即使是長年累月的做着發財妙想，却一次也未曾實現，但人們依然有堅定的信念，做其發財妙想，這是頗使人驚訝不置的！



活生生的例子

隔幾家屋子的屋主，最近沉迷於賭博，隔天上賭場，每賭必通宵達旦，由於挪用公款，已經欠下纍纍的賭債，他日常的代步工具——汽車，已經不見了，現在連房子也要出賣了。

淪落至這種境地，籠罩在他家庭里的悲愁氣氛，局外人也能猜測一二。這是賭之爲害的活生生例子。

以前讀書時，華文老師也有出過「賭博的害處」的作文題，那時是個現實經驗有限的學生，對於這樣的一個鞭撻現實的作文題，只能做隔靴搔痒的空發議論，堆砌詞語，胡扯硬湊，把什麼賭會使人傾家蕩產，會使賭徒淪於萬劫不復之地呀；貶斥賭徒自甘墮落的行徑，沉淪於不能自拔爲咎由自取，這種人云亦云，單憑想像的話語塗滿全篇便算功德圓滿。

現在閱歷深了，看了不少活生生的現實例子，再與當年作文簿上塗下的生吞活剝，人云亦云的語句相對照，雖不中，但也相差不遠的。

其實，賭使人傾家蕩產，產生無數的家庭悲劇，那都是有目共覩的事。但人們仍然趨之若鶩，明明是深淵，也不猶疑的踏上去。這當然是由於人們的一時貪念所致，也暴露了人性中致命的弱點；不過，現實社會里的各種各樣的賭博存在的現象，才會引誘人們去賭，那也是無庸否認的事實。要是說，由賭而引起的社會問題，家庭悲劇，是賭徒自招煩惱，與人無尤，那是很難說得通的。

財不入屋

早上，我在屋後餵雞，聽見隔鄰幾家的女人在說話。「你的車牌號碼又開了。」「是呀，星期六開，星期天又再開，可是，我却沒買，真可惜！」「你不是每個星期都買的，爲甚麼突然又沒買呢？」「是的，真衰呀！我是要買的呀！那天早上起來，看不順眼，和家裏人罵架，過後一時疏忽便沒買到。」「是呀！我看你們整天吵吵鬧鬧的，財神爺也不入屋的呀！」「……………」。」

賭博的人總是很迷信，他們做甚麼都要看「彩頭」的，如果賭輸了，便怨這說那。好像那個女人認爲鄰居沒有買中，便是因爲他們整天吵吵鬧鬧，財神爺也避之唯恐不及了。她却沒有去想想那家人整天吵吵鬧鬧的癥結何在，他們吵嘴罵架一定是有甚麼原因的。難道說，現在爲了使財神爺入屋，即使心有不滿，也要憋在心裏，不出聲，免得掀起一場口舌是非，把財神爺趕走。她的天真想法是認爲只要不吵架不鬥嘴，財寶便源源而來。可是，吵架的死結仍未解開的，就像個死火山把溶漿積到一個極限，再爆發起來，那是更不可收拾的。

其實，鬥嘴吵架便是心里有了怨憤，只要大家心平氣和，先忍下那口怨氣，以平和的話語講出來，彼此開誠佈公的談，不是可以把干戈化爲玉帛，免了口舌之爭，而造成怒目相向的局面。所謂財不入屋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心靈污染

環境污染對人類生活的威脅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這是可喜的現象。人類社會對人羣心靈污染的嚴重性，也是令人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對人類生存具有莫大的災害；人類心靈污染，對人類的節操、人格也未始不是一項羞辱的事。連純白如紙的小孩子，一旦受到五花八門社會的污染，也會作奸犯科，那麼成年人心靈受到污染之深，更加駭人，是無可置疑的了。

一個教「Form 3」的英文教師說：「我為什麼要不收分毫為學生做額外補習？這些時間我利用來教別校學生補習，可以賺得不少鈔票呢？」

又有一個教師帶着遺憾的口氣說：「我考中了M·C·E·，的馬來文，除了增加我替別人填寫表格，翻譯文件的工作外，一分一毫也未得到！」

為人做點事，便想到金錢的報酬，這似乎已是現實社會人們認為天經地義的事。即使是自己的學生，也是錙銖必較。這都是證據確鑿心靈受污染的例子。可是，放眼瞧一瞧這社會，那一個人不是整天為了錢而出盡奇謀，商人在商場是戚友不分，甚至為了賺取些少錢財，而落井下石，極盡卑鄙的能事。有一些教師也就以為人家可以賺錢，為甚麼我獨不能呢？所以有些就利用那半天的時間，去做沖介商，去做保險，去做生意，賺到盤滿鉢滿。

人們不擇手段的賺錢方法，使旁觀者羨慕、妬嫉，逐漸本身心靈也被感染，認為人不為己的確是天誅地滅的，這種心靈污染的惡化，便促使人友敵不分，是非曲折可以不管，甚至為自己的學生做點事也想到賺錢。

所以，今天，如果仍有人高喊爲人義務工作，不是被人笑爲傻子，便是說此人另有目的。還是天真無邪的學生仍有爲人義務工作的熱忱，如童子軍，紅新月會等等。他們的義務活動，却是受到那些心靈污染的教師，口不對心喊口號式的爲人服務所啓發的，所感動的，你說人世間還有甚麼比這更滑稽的事呢？看起來，孩子受社會環境污染的程度是很微的，可是，誰能保證，他們長大成人依然保有那赤子之心？



有錢就叫爸爸

昨天在商報漫畫版看見今古君的漫畫「動物園裏」，一個人手裏空空要逗猴子，猴子睬也不睬他，等到那人手上多拿一樣東西作態要吃，猴子便馬上跳下口喊爸爸。我看着這張漫畫，心裏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佩服今古君筆底尖酸刻薄，把有錢就叫爸爸的人的嘴臉刻劃得那麼淋漓盡致！

想不到今天在報端又讀到一則小新聞，有一家美國的黃色雜誌，向十個女人獻議，只要她們肯脫衣拍照，馬上個別奉獻一百萬美元（二百五十萬馬元），這十個女人中有明星、歌星之類的名女人交際花。看了這則小新聞才使我聯想到今古君的「動物園裏」，這家黃色雜誌的主持人與「動物園裏」的那個畫中人，的確是摸透世俗三昧的人——重金之下不怕沒有厚顏無恥的人，只要出得起那明晃晃的鈔票，不怕那些名女人交際花不是像那猴子立刻乖乖就範，口喊爸爸。其實好多掛着明星歌星幌子的人，明裏暗裏幹着賣靈魂賣肉體的勾當，何況現在只不過剝衣脫褲那麼輕而易舉的事呢！

這是個光怪陸離的社會，一樣米吃出百樣人；有人爲了錢可以做出傷天害理、出賣人格的事，有的人爲了錢，可以剝衫脫褲，有的人也會像那猴子認賊作父，開口喊爸爸。不過，這個社會依然有挺直脊骨，頂天立地的人；在當天的新加坡新聞版上，又看到一則拾金不昧的誠實德士司機的新聞。這位名叫林洲花的德士大哥，就像那位蘇天雄的德士司機，大把的錢放在面前，只要昧着良心，放進

口袋裏便是屬於自己的了，但是他們知道那些不是自己用勞力血汗掙來的錢，那是別人的血汗錢，應該如數歸還失主。根本不必他們喊爸爸或剝衫脫褲，便就手可得，可是，他們却視如糞土！

啊！人間的確是光怪陸離，有恬不知恥的，軟脊骨的人；也有脊骨最硬最直的人！朋友，你要做什麼樣的人呢？那就任君選擇了！

8-3-76



莫掛錯賬

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市儈主義者做什麼事情都是斤斤計較功利爲先，甚至連孩子讀書求知識受教育也受功利主義牽扯在內！

最近有人爲文在埋怨自己的父母親沒有先見之明，從小把自己送去受華文教育，現在自己已戴上了方帽子，但是出入仍然那樣「寒酸」要踏那輛老爺腳踏車，有降低他大學生的資格的語氣。又說他的太座做了十多年的臨時教員，現在總算「天公開眼」使她有受訓的機會，可是，由於教學媒介語的不同，使她出盡吃乳之力也像鴨子聽雷，不知所云，一怒之下，便把一切責任掛在受華文教育的賬上，以爲當年不是父母親「作孽」，現在已是「趾高氣揚」，不會是那樣的自卑感十足，「羞」得不敢抬起頭來看人，所以自認在痛定思痛之餘，下決心，下一代的子女，絕不會再讓他們進華校了。

其實，什麼語文也好，懂得了該種語文，就像持有一把鑰匙那麼方便。學華文也是一樣，如果完全是居於功利，市儈的念頭，那真是差以毫厘，繆之千里了。學華文一定要與華人文化聯繫起來，吸取華人文化的精粹，使自己成爲一個具有本身文化教養的，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人。但是，却有許多鼠目寸光的人，單單把學習語文當作一種敲門磚，對於該族文化的特徵，歷史的淵源，却是一竅不通，就像我們社會上的那些「二毛子」，只會講得口沫紛飛，問問他對於該族文化背景什麼的，却只有大搖其頭，難道這也算是精通了一種語文嗎？

像我上面舉的那個例子，自己沒有好好的檢討，就隨波逐流的，把一切過失都掛在學了那種語文的賬上。他自己沒有反省，他的太座既然教了十多年的書，應該捉緊時間，好好的充實自己，不要說一種語文，就是再加多一種語文，經過十多年的琢磨，也能應付裕如，不至淪落今天那麼的自卑感十足的。

其實，在我們的現實社會里，誤解學習語文真實意義的人實在很多，尤其是一小撮的華校教員，都是自卑感十足的，明里是教人唸華文，暗地里却讓自己的子女去讀英校，這種例子比比皆是，不說也罷！他們誤解了掌握一種語文的意義，却把自己的無能，都掛在受華文教育的賬上，哀哉！



兩件小事的聯想

一個下午班的學生早晨被山蠍螫傷了腳部，中午來到學校後便來見校長，要求寫一張條子到醫院看醫生。校長便查問他何時被山蠍螫傷的，那學生便照實說是早上，校長聽了大搖其頭；後來對我們說，這個學生的家長感情太麻木了，自己的孩子被毒蠍螫傷了，不立即送去醫院，一直要他捱到上學時間才交由學校保送他去看醫生，這種爲人父母實在太忍心了！

又一天有一個中年婦人跑來學校，請求教師去勸導她的孫兒來學校讀書。原來她是祖母，由於孩子的父母分居了，便把孩子交她照顧，生活費却不承擔，在逼不得已之下，祖母只好叫孩子早晨去替人捧送排骨茶，中午放工後才來上學。這孩子工作的肉骨茶檔每天都是在十二時之後才收檔，所以他每次來到學校時都是遲到，級任老師不免便責問他。由於他早晨要工作，又常常遲到，精神不能集中，學業成績是很差，又要工作，功課又趕不上，造成他對學業更不感興趣，所以有時放工後，他乾脆不來上學，在街上游蕩，日子久了，祖母也知道了，費盡口舌勸導孫兒讀書，可是他不聽教，所以便很傷心的來學校，誠心誠意的求助於教師，去勸導她的孫兒回來上學，不好荒廢學業，她那愛護後輩的誠摯溢於言表，令我們也大爲感動。她說她不能讓孫兒的工作停頓，因爲家里的生活費仍然要靠他的薪水來維持。

從這則祖母關心孫兒學業的情態拿來反證那個被毒蠍螫傷的學生的父母，可見他不是感情麻木，他們實在被生

活壓得喘不過氣來，讓孩子上學已盡了很大的力量，另外孩子的衣食住行他們也同樣操心，爲了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想法子去賣勞力，賺多幾分錢，因而對於孩子被蟲螫傷，知道沒有生命危險，也就不以爲意了；其實父母愛兒之心，普天下都是一樣的，兒女是自己的親骨肉，那有不疼惜的，只是在權衡生活重擔與愛護兒女的重量上，他們逼得唯有向生活低頭。的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才能求發展，才会有對兒女有溢於言的疼愛。就像那個祖母，她要孫兒工作，又要孫兒繼續讀書，對她實在有難言的隱痛；這便是生活壓力下的例子。



像牛車輪

在辦公室裏，副校長對N說：「請盡快向你班上鳩收一元考試費。」一聲長嘆後，N才說：「一元對我班上的學生就像個牛車輪。」接着大吐苦水，向我們訴說在他班上收錢是一件如何如何的苦差事。

原來N班上的全是印度籍學生，他們絕大部份來自窮苦人家，如馬來諺語說：DIKAIS PAGI DIMAKAN PETANG 做一天吃一天，掙一文吃一文，根本無隔夜糧。好在教育部已開始實行借貸課本，所以課本的問題解決了；又由於剛好施行中學免費計劃，所以學費問題也解決了，但是圖體費、車費、紙筆費、零食錢（大部份根本沒有零食錢的），却是頗費周章的；對於這些窮苦學生的家長仍然是個很重的負擔。能省下的便省下，如省下零食錢，便是節流的辦法。

由於N福至心靈的比喻，引起了我的聯想。的確，一元對於窮苦人家是牛車輪，不過，通常我們譏笑一些一毛不拔的吝嗇者也會說：他一分錢像牛車輪，意義却是截然不同的了。前者是拿不出，不是吝嗇，也不是想節省，一元對於窮苦人家可能是一天的菜錢，一元可能是他們的命根子，沒了那一元對於他們的損失是既深且鉅的。後者却是徹頭徹尾的吝嗇，並不是付不出一元，却是不肯付出。社會上有很多人在花天酒地時，一千幾百擲下是面不改容，可是，等到請他出一點點錢做公益時，對他們就如牛車輪那般重，貴手是高抬不起來了。這種不通人情的吝嗇，和窮人付出了頗大的代價才掙得一元幾角，我相信都是屬於社會的問題。

琴○聲○隨○想

搬來住宅區住，發現很多屋子都置有鋼琴；無論晨昏夜晚，都有陣陣的琴聲傳進耳鼓，那琴傳出的是一些簡單的音調樂譜，原來是初學者在殫思極慮的練習。

這些父母們，寄予殷切厚望的孩子們是幸福的；父母們爲了洗刷旁人眼中的那股營營鑽鑽的俗氣，立意要使自己風雅起來，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們的身上，琴棋書畫，左一個補習，右一個家庭教師，拚命的往他她們腦裏心上灌，只爲了滿足成年人的一股虛榮心！

現在正是漫長的學校假期，從清晨到夜晚，東家琴聲一響，西家琴聲也應聲而鳴，於是琴聲陣陣，蔚成一首雜沓無章的鋼琴獨奏曲！我想這些有鋼琴可打的孩子是幸運的。他她們在假期中，除了跟隨父母去遊山玩水，閒散在家時，又可打琴消遣度日。

可是，也有一些孩子，就算平時要去學校上課，他們也要在上學前，或放學後，去做些散工，或是到園坵幫父母勞動，大概連鋼琴是怎麼個樣子也不知道的。其實，他她們能有三餐溫飽，已經是萬幸！要讀書，要成材，那就完全靠自己努力了！

有父母呵護，百般關懷，有琴師，又有補習教師的輔導，即使讀書無成，但學會打鋼琴，仍然是一技在身，同時也滿足了成年人的虛榮感！

而那些欠缺父母關照，小小年紀便要出賣勞力，才能獲得三餐溫飽的，便只有自生自滅；如果能把書讀好，便能飛黃騰達，有朝一日，擠入上流社會也說不定；如果不「成材」，只好繼承父業，拿起膠刀鐵鎚，也是這樣的生活下去！

等死

那天，坐在屋子裏看報，聽到隔鄰兩位老人家的談話，他們都在嘆息，年紀到了日薄西山，人生已無可爲，只有等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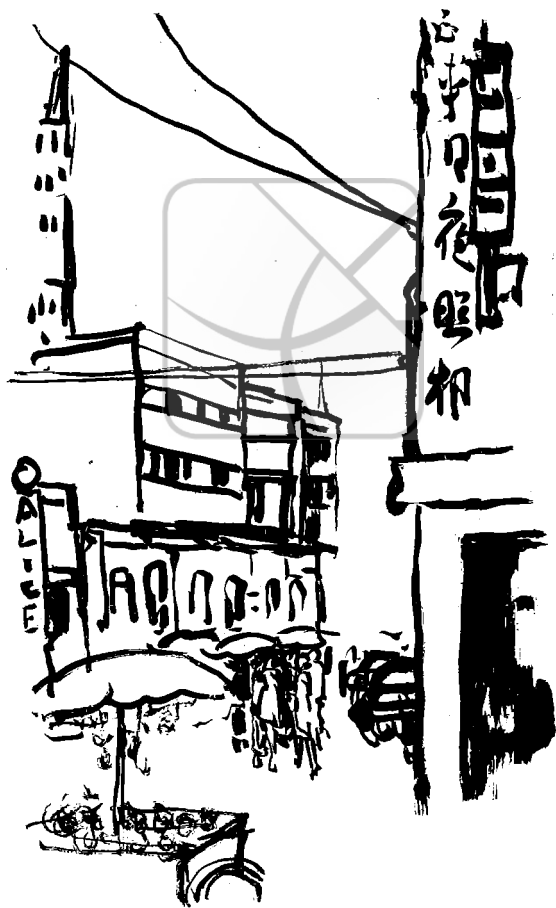
這種「等死」的話出自老年人的咀裏，是不足爲怪的；人活了一把年紀，死是應該的，乍看起來，老年人有這樣的看法是很豁達的，言爲心聲，持着這種想法的老年人，正好說明他（她）們暮年心境的蒼涼與淒苦！

老年人也曾有過青春，爲人群，爲社會，爲兒女都把青春一股腦兒的奉獻出來；步入老年，才恍然如夢，不免生出深深的愁緒！這就是因爲他們猶不自覺於本身服務人群，社會所立下的功勞；而社會，人群，甚至是兒女對於他們過去的貢獻都漠然視之，或無動於中！頂多不過是服務機關或者是同道送一個金牌作爲紀念，還加上恩俸金或者公積金或者養老金，以度餘年，這已經算是幸運的；還有比較不幸的，仍然是奔波勞碌，營營覬覦，爲一日三餐而四處張羅，老牛拉破車，那有不心境蒼涼！

其實，老年人是大可不必爲了消逝的年華而神傷，我們舉目看看，當今世界各國的領導人，不是多是老年人嗎？他們根本就沒有所謂「等死」的心，他們老當益壯，爲人類的幸福，爲世界和平而貢獻本身的力量，還有我們的社會上，不是有許多老年人，仍然不遺餘力爲社會福利，爲社會的公平，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嗎？還有很多很多的老年人，退休於家園，仍然精神奕奕，愛屋及鳥的看顧那稚小的第三代人，這些老人那裏有等死的想法，他們仍然

是那麼樂觀，那麼的朝氣蓬勃！

我以爲，在我們的社會上，在「等死」的人却是那些爲非作歹，販毒走私，貽害人群，給社會制造紊亂，不安的寄生蟲，因爲他們沒有生活目標，有一天活一天，無異行屍走肉，人性已死，未死的只是軀殼，不過，那只是早晚而已！



聽楊振寧博士演講悟到的

去聽楊振寧博士演講，是懷着一股激情，也是懷着瞻仰之意。

在這個風雷激盪的年代，五湖四海本是一家，人不要再像井底蛙，祇看見眼前方圓之地，便沾沾自喜；應該把眼光放長放闊，有站得高望得遠的胸襟懷抱。楊博士的演講，雖然單單提及美國華人在美國所作的學術上的貢獻，但舉一反三，也可推想到華人在其他國家的功迹，是鐵一般的事實。

華人能在世界各地作出貢獻，是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休戚相關的，這是楊博士在他的演講中所極力強調的。事實上，楊博士能够揚名國際，從他在物理學上所作的貢獻，他已經不是屬於某一國的人，他是屬於全人類的。他之能够有這偉大的業績，追本溯源，是與中華文化緊密聯繫的。他從小學，中學大學而至得到碩士都是受華文教育熏陶的。正如楊博士於一九五七年在接受諾貝爾獎金時說：「我深深覺察到一樁事實，這就是：在廣義上說，我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產物，既是雙方和諧的產物，又是雙方衝突的產物。我願意說，我既以我的中國的傳統和背景為驕傲，同樣的，我又專心致志於現代科學。」

楊博士風度翩翩，溫文爾雅；首創原子堆的科學家費爾米教授曾說：「楊振寧是今世最傑出的科學家，他跟古代中國著名而永垂不朽的學者，不求聞達的態度，完全一樣，能得結識他，深引以為榮。」與古人說：腹有詩書氣（風度）自華（高雅），的是不謀而合。這就是拜中華文化陶冶之賜。（20-3-1976）

楊振寧博士專題演講側記

昨晚我出席了在都門的中華大會堂舉行的楊振寧博士的專題演講會。

事前已料到出席聽講的人數將會很熱烈，我從學校回到家，匆匆沖了涼，吃過飯，便急不及待的趕赴大會堂。到達大會堂時已有很多人先到了，不過，仍有位子，坐下以後；左右觀望，只見人流絡繹不絕的，還沒有到七點半，整個大會堂已坐滿了人，樓上樓下的走廊的人羣也擠得水洩不通。

當林晃昇先生與沈慕羽先生陪着楊博士出現在會場時，衆人都站起熱烈鼓掌歡迎。

楊博士對於當晚出席人數的熱烈情景，表示萬分感動。他的講題是：「中華文化及海外華人在學術上的貢獻與成就」。

楊博士是美籍華裔公民，他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中國受教育，一九四五年得到獎學金才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以後一直在美國各大專學府講學。在一九五七年與李政道博士，以打破宇稱守恆定律，而榮獲物理學諾貝爾獎金。楊博士的名聲便震鑠國際，人人以一瞻他的風采爲榮。

在人們的恭賀讚頌聲中，楊博士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他常常向人一再強調由於本身具有中華文化的背景，對他做人態度是有決定性的影響；顯出他飲水思源，具有濃厚的民族自尊，這才是楊博士給後輩樹立的崇高風範！

楊博士在他的演講中舉出實際的例子，說明華人在美國學術上而至世界的偉大貢獻。他說在二三十年前，在美

國的街道上，西方人看見華人都問他們是在什麼洗衣店或餐館服務，可是，今天，他們遇到華人時却問他們在那所大學做教授，由此可見西方人對華人的刮目相看，不過，從此也可看出華人對世界各國上層建築的偉大貢獻，已是越來越受重視，其實，只要不自己矇騙自己的人，一定都知道華人在各國的功績已是鐵般的事實。

楊博士還語重深長的說，他在中國旅行時看見每個場所都掛着一個相同的標語：中國應該給世界予更多的貢獻。在海外各國的華裔應該把這標語改爲「華裔應該對世界有更多的貢獻」。這種超越國界的遠大的眼光，是我們應該衷心服膺的。

楊博士在提到他本身求學的經過時，他沒有忘記給年輕人一些金玉良言。他說在做學問途中，不應該有猶疑不決的態度，應要勇往直前，同時每個人要在學問上有所成就便應該抱着破釜沉舟，埋頭苦幹的精神，這是他的親身體驗，是值得做我們的座右銘。

楊博士還舉出他在中國抗日戰爭時，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的刻苦生活，啓發我們既在優越的環境里，更應把握良機，勤奮自勉。

一九七一年正月十九日楊博士在南大物理系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就說過：「語文只是習慣上的問題，而不是結構上的問題，只要常常用，便沒有困難。如果大家在科學或工商方面常用華語，華文在結構上，便可以產生在科學方面應用的更適合的結構。」楊博士本身是「融貫中西文化的產物」，所以他才有這種真知灼見的議論。事實上，楊博士也是以他的親身體驗作爲他上述的話的藍本；「從四〇年到四五年，我在聯大教了一年中學，當時教高中的

代數，幾何及三角，我們所用的課本是大代數的翻譯本，假如有人說在教科學及數學上，用中文教起來是不適合的話，那麼我一定要和他辯論，因為我教了一年，並沒有發生問題。」

楊振寧教授那種誨人不倦的精神，不但樹立了崇高的風範，也是我們後學應該努力學習的。尤其他對華裔學生勗勉有加，期望殷切溢於言表，更是我們應該常常記住的。（17-3-1976）



向毒品全面宣戰

雲頂反毒研討會側記

關於毒品的新聞，在今天的報紙上是無日無之；最近我國政府還成立了一個內閣委員會，以研究有關毒品的威脅，及如何遏制濫用毒品的步驟；再加上新近通過的危險毒品法令，刑罰的嚴厲也頗聳人聽聞；還有關於破獲毒品、癮君子數目歷年來數字的比較，在在可看出濫用毒品在我國已達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毒品問題的發生在我國是淵源有自，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積年累月而成的。最近我有幸參加了連續三天在雲頂舉行的雪蘭莪反毒委員會主辦、教育部贊助的反毒研討會，使我對毒品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研討會上有學者專家發表專題的演講，他她們從各自不同的崗位，從不同的角度闡述對毒品、吸毒者的心得與見解。

中央醫院的精神病理專家講述了治療吸毒者時所面對的問題，以及治療過程的艱辛，馬大心理學教授闡述醫治吸毒者從心理着手的必要，因為吸毒的人大多數是心理有了缺陷才吸毒而上癮，所以心病仍須心藥醫；馬大教育輔導主任解釋學生吸毒的起因，教師負有重任引導他們回到正途；社會福利部官員敘述向他求以援手的吸毒者的遭遇，故事曲折有趣而離奇，講者欲庄欲諧，使聽者興味盎然，警察總長講解若要警員負起拘捕販毒者、吸毒者的重任是有待公衆人士的同心協力，以及警員公正不阿的態度始能生效；律政司也有一位律師代表詳細闡述新近國會通過的危險毒品法令的種種細則，以及提供情報者得到法律保

障的保證。由於警察總長與律政司的代表是在同個場合發表議論，那位外表和藹斯文的警察總長便乘機幽了這位律師一默：「我們警員已盡了很大的力量去拘捕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搜索有力的證據，可是一當帶到法庭時，由於被告有能言善辯的律師，使到有罪者也被說為無罪，法庭只好釋放他了。」警察總長的幽默正是他們刻骨銘心的頭痛問題，那位律政司代表無言以對，只好報以一笑。這個小插曲頓使肅穆的場面起了一下輕鬆的漣漪。這位警察總長也不諱言的告訴參與者，他說現社會的一些富人，以前是以作奸犯科起家！現在已洗手不幹，重新為社會作公益事，警察是不會去挖他們的痛腳的，似乎間接的說這是現實社會，太認真的話，這社會是很難找個十全十美的人，一笑！還有教育專家也啟發了中學教師協助學生解決難題的途徑，使他們不致上了毒販的當，貽害社會。

他們是學者專家發表的心得，見仁見智都是有一番大道理，不過，他們的共通論點都是以社會的畸形發展現象是構成吸毒、販毒的主要背景却是一致的。

最近在報章國際通訊欄有一篇關於「吸毒問題在蘇聯」的文章，對於蘇聯境內酗酒吸毒問題有詳盡的描述，從此更加的使人相信，不管是共產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或新興發展中國家都不一而同的面對相同的問題，這也可使人警覺對付販毒，吸毒等問題，除了嚴刑峻法，對於社會現存的缺點與錯誤的傾向是有必要徹底的檢討，同時也要廣泛的推行羣衆教育，使人民了解毒品的貽害無窮，人人都應義不容辭的站起來獻出本身的力量，以積極的行動去向毒品、毒販宣戰，徹底的消滅這社會的癌！（12·75）

酗酒吸毒的問題

雲頂反毒研討會側記

中央醫院精神病理專家在她的演講稿中也稍為的涉及酗酒問題。她說在美國酗酒比吸毒更棘手；由於美國的律師很會吹毛求疵，一個醫生對於酗酒者的求治稍有不慎的處理，弄出意外的不幸事件，他們會控告醫生，至到那個醫生財源竭絕，破產報窮才罷休，所以那里的醫生對於酗酒者視如惡魔厲鬼，不大願意自找麻煩，惹禍上身，寧願看着他們窮途末路，自取滅亡，這種冷酷的現象的發生，實在就是社會畸形的過錯。

這位精神病理專家語重心長的說：「在我國當前的酗酒問題是還沒有達到吸毒問題那種嚴重的地步。不過，防患於未然，對於酗酒的問題，我們的確不能等閒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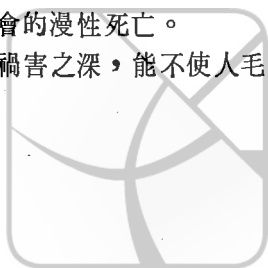
其實，酗酒與吸毒就像是孿生兄弟，對於社會人羣都是有至深且鉅的禍害。社會上罪行的猖獗，是與酗酒吸毒分不開的。就以蘇聯為例子，根據最高法院的審判書的總結：在蘇聯境內有一半以上的犯罪行為是酗酒狀態情形下做出來的。說到殺人、搶劫、強姦等嚴重罪行，酒精起作用的犯罪率是占七十五巴仙，甚至九十巴仙。蘇聯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也不少，在哈薩克有出售嗎啡的集團，在高加索有制造海洛英的單位，在中亞地區有人種植鴉片。可見，在這個自詡為共產主義老大哥的蘇聯也有不少游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這才會有那麼多酗酒吸毒的驚人數字。

不管酗酒，或吸毒，同樣對於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都是貽害無窮的。

個人一旦染上毒癮，不但受到身心交瘁的戕害，同時

也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形同行屍走肉。也使家庭蒙受名譽的沾污，父母精神上的負累，金錢的損失（如果以每日十元用在吸毒上，一年便要耗去三千六百五十元，在五年內那用在吸毒的錢已可購置一座房子）。社會犯罪案件的增加，國家要耗費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來消滅毒販，治療吸毒者，還有對於國家經濟的損失更是無可估計，就以蘇聯為例，有二十五巴仙的工場事故是在醉酒狀態下發生，曠工使國民經濟的損失，給酒鬼的醫療費用，醉漢造成對工廠設備與機械的破壞也頗驚人。在美國有一個城市，由於吸毒者的普遍，罪犯事件無時無之，造成守法人民相繼離開該城。導至這個社會的慢性死亡。

酗酒、吸毒的禍害之深，能不使人毛骨悚然！



戒毒者的善後

雲頂反毒研討會側記

什麼是毒品泛濫？誰是毒癮者？一個人如何會變成吸毒者？為什麼吸毒者在逐日增加？上了癮的吸毒者怎麼辦？如何防止吸毒？關於吸毒的問題顯然的是很龐雜繁多。要給上列的問題找個明確的答案也不是簡單的。其實社會上各階層的人都有職責肩負起毒品問題所掀起的挑戰。所以，不管他是警員，社會福利部官員，藥劑師、關稅部、學校教員，醫生，社會工作者，家長，親朋戚友都應該發揮各自的力量，共同找出一個徹底消除毒品泛濫的答案。

政府已在國內廿四間醫院設立治療所，並在大山脚，新古毛，淡杯設立三間特別戒毒改造中心。為了使吸毒者能够及時懸崖勒馬，政府還通過法令賦予警長或福利部官員更大的權力，凡是對於有吸毒嫌疑的人，可以立即遣送去醫生檢驗，以使吸毒者及時得到醫療的照顧。還有最近通過的危險毒品法令，以鞭笞，終身監禁，死刑等嚴刑峻法來對付販毒者，也是政府針對毒品問題採取的積極步驟之一。從國家不惜化費龐大的人力、財力來對付毒品泛濫，可見政府是決心竭盡所能來根絕這社會的癌！

可是，在反毒研討會上，那位中央醫院精神病理專家毫不隱瞞的承認，至今為止，吸毒上癮者，受過醫藥治療，而徹底根絕這種惡習者，換句話說不再重蹈覆轍者，是很少的，這就是說那些在醫療所出來後的曾經戒毒的毒癮者，當重新回到社會，重新吸毒的是大不乏人，等於說醫療所所出的力是前功盡棄，能不令人痛心！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其實，給毒癮者以治療和改造

是一件非常繁複錯綜的事，在許多國家中，成功的比率並不高。可見，使毒癮者復原並不單只使他們戒毒，他們的周圍環境，還是可能引誘他們再吸毒的。所以，當一個毒癮者復原後，必須要讓他們的所處的環境作適當的調整，因此，復原後必須包括「照顧」的計劃在內，像現在設在本國三個地方的戒毒改造中心，負責人員必須能跟復原者保持不斷的聯繫，給他們在工作上，家庭上，社會上所遇到的難題，予以協助解決。最重要的一點還要確定他們不再回到吸毒的環境內，與吸毒的朋友再混雜一起。那麼，國家所貢獻出的人力、財力才不會白化！



買保險的題外話

在偶然的場合遇見了一位人壽保險代理，他三句不離本行，鼓起如簧之舌，闡述人壽保險對個人與家屬的好處，又說人壽保險加上醫藥和遇外保險是受薪階層的一項鐵般的保障。我聽了只好微微領首稱是。

其實，購買保險，只要稍通事理的人都會瞭解它的好處。但社會上能够買得起保險的人，都是經濟能力不錯的；倒是那些真正需要保險的窮苦人家，他們却没有能力付得起保費。實在說起來，買保險就是一種強迫自我儲蓄，對本身對家人的確是一道安身符。

那些家道富有的買保險，只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其實是買不買也無所謂；那些公務員買保險，也只是在養老金，醫藥津貼，再加多一項保險吧了。倒是那些做一天吃一天，掙一文吃一文，夜無隔宿糧的窮苦大眾才真正需要保險。

只要打開報紙，每天都可以讀到身罹重疾，無錢醫治的窮人，向社會人士懇求捐助醫藥費的新聞，或是窮苦家庭，由於一家生活的支柱遭到遇外死亡，一群嗷嗷待哺的雛嘴，頓失所依，只好向廣大人群祈求援助的新聞。假如前者購買了人壽加上醫藥津貼的保險，他便不必日坐愁城，既要擔憂病情惡化，又要為醫藥費傷腦筋，迫得只好伸手向大眾求援助了，後述的死者，即使有先見之明，想到要買保險，可是養活一家已經疲於奔命，那還有閒錢來供保險費呢？

好在現在政府已強逼社會保險計劃，對於一部份工人也可算是一項保障了。但距離人人都沒有後顧之憂，人人都得到安身立命的保障，那還是一段很遙遠的路！

給小人物以希望

有一個社會聞人死了，一個曾經是紅極一時的政界聞人對死者有一番蓋棺定論的議論，其中有一句是「他給小人物以希望」（He is Giving Hope To The Small Men），應該是全部蓋棺論的精華。不明底細的人，驟然聽到這句有如格言的讚語，都會以為死者要不是貢獻予國家民族頗多的偉人，便是生活線上立下好榜樣的鬥士英雄。可是，當你查明底細時，你就會嗤之以鼻了。

一個能給予小人物希望的人，他一定是個關心民瘼，切切實實為小人物的福利而鞠躬盡瘁的人。他絕不是只給予小人物不切實的痴心妄想，給他建造空中樓閣，以達到那不可告人的可耻目的，而歸根究底，自己才是真正的得益人。如果只會予人畫餅充飢，也算是予小人物以希望，那麼歷史上很多大奸大惡的貪官污吏，為了填滿自己的私囊，也大言不慚的說是為人民好那種只能騙己而不能騙人的話，也可以當作大慈大悲的青天大老爺，而沒有人去追究了。

升斗小民的小人物，的確是巴望着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不是畫餅充飢，空中樓閣的夢幻式的希望，也不是孤注一擲，把賭桌上的輸贏歸諸於命運的擺佈，而是真正腳踏實地，一分努力，一分收成那樣能實現的希望；而給予小人物希望的人，是不會計較個人的名譽利祿，他能够率領這些小人物腳踏實地，流血流汗去達到那個真正能實現的理想。

這種人才真正是 Giving Hope To The Small Men 。

觀察事物的實質

有些人看問題單看表面，不加深思，不經推敲，便妄下論斷，大發偉論，說的人空口說白話，聽的人毫無機心的接受，也不加思索，一股腦兒的接受了那種謬論，於是循環因襲，以訛傳訛，誤己誤人，爲害可大也！

有些所謂作家學者的，看問題看事件本來要比別人觸覺靈敏，一語中的，入木三分的；可是，一看所謂作家學者之流的鴻文傑作時，便會看出他們的所謂識見也不過是人云亦云，因循一般市井閒人的歪論。比如說窮苦的人多數是兒女成羶的，作家學者的單會指斥窮人爲什麼不去節育，不但連累兒女受罪，本身也被累得像老牛拉破車，喘不過一口氣來，甚至還爲社會國家製造罪犯，作家學者的自認理論有見地，便大義凜然的指着他們活該，自作孽！表面看來窮人已經够窮了，爲什麼仍要養那麼一大羣子女呢，這不是自拿苦來捱嗎？其實，如果深一層的查究起來，窮人爲什麼會窮？窮人爲什麼不會節育？……………這些都是一層層相互連繫的問題，絕不能單獨隔開來看的，這也告訴我們看問題一定要深思熟慮，不要看到一點便沾沾自喜，以爲有大發現，爲文喧囂，却使明眼人笑落牙！

還有一些社會賢達的，動不動就搬出受華文教育的人都是懂得禮義廉耻、潔身自愛的理論；所以這便成了一些人的自我辯護時的好藉口，像一些敗子逆兒的，明明是自己不孝，却仍要往自己面上敷粉，大言不慚的說：「我也是受過華文教育薰陶的……………那些家庭事情是另有隱衷的。」

其實如果翻閱一下史冊，那些爲非作歹、戕民以自肥者之類的人，何嘗不是受過華文教育薰陶嗎？再看現今的社會，那些男不男、女不女向無知青年人有目的灌輸所謂新潮的頹廢思想，一味強調個人生活享受，渲染一股愛跟別人比生活享受，比工作輕重的歪思想的人，他們都是徹頭徹尾受過華文教育薰陶的人。（至於受母語教育是人與生俱來不應被剝奪的權利，由於是題外語，這裡不贅。）

其實，個人思想作風的頹廢或進取，是不關乎受何種語文教育來決定的。人的思想、行爲都是受着現實社會的影響，以及本身的人格、修養、人生觀都是大有關聯的。因此，我們看問題，不要單憑一時的感情衝動的臆測，便信口開河胡謔，這不但貽笑方家，也間接荼毒比較落後者的思想。



專家與宮刑

我們的鄰邦在考慮立法對強姦犯施以宮刑；這項建議是頗為轟動視聽的。不過，查考起來，宮刑是古已有之。古時是封建帝王壓制基本人權的無數殘無人道的刑罰之一。那些被羈留在宮廷服侍王帝妃嬪的太監都是受過宮刑的。不過，歷史上最著名的受宮刑的例子，大概是首推漢朝的司馬遷了；他爲了仗義替老友李陵執言，而慘遭事非黑白不分的皇帝施以宮刑。司馬遷親身體歷了被迫害經驗，却使他認清專制封建皇帝的草菅人命的殘暴面目，也使他發憤著書立說，結果完成一部名傳千秋萬代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相信那是當時的皇帝所料想不到的吧。

現在我們的鄰邦爲了一勞永逸對付那些色情狂，也有啓用古時封建帝王迫害無辜的老百姓的宮刑的主意。當然在這條法律未實行前便有不少的專家學者之流的發表他們的獨特偉論。專家學者衆口一詞的說強姦犯都是心理不能得到平衡的變態者，以宮刑對付之是絕妙辦法。我們的專家學者在研究社會問題時，常常提出一些子虛烏有，玄之又玄的人性理論，是早已蔚爲風氣，不足爲奇。可是，我們普通老百姓都眼睛雪亮，真的是閹割了一個色情狂便能收得殺一儆百的效果嗎？非也，只要社會風氣不徹底改革，在社會依然流傳着頹灰黃色毒素，強姦案依然是不能徹底根除的。相信這些是我們的專家學者始料不及的吧！

印度之鼠

老鼠天生的樣子就得人憎，嘴尖牙利，鼠目寸光，只會吱吱叫；又長得一身肥胖的肉，顛預無能，習性卑污爛賤，躲在陰暗角落，伺機而出，咬壞家具，偷吃食物，還傳染鼠疫，貽害人羣社會，所以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是居於敵愾同仇。

可是，這種見不得光的爛污貨，却得到了人爲的庇護，牠們也就更有恃無恐，張牙舞爪，大肆活動。老鼠受到呵護的例子，古時的可追溯到唐朝柳宗元寫的「永某氏之鼠」，話說「永州有某一家人家，相信算命的話，拘束禁忌得很厲害，以爲自己出生的那一年正當子年：老鼠是子神，便喜愛老鼠，不養貓狗，不准僕人打老鼠，穀倉，廚房，是牠們自由出沒的地方，這位先生的房里沒有完整的器具，衣架沒有完整的衣服，吃的喝的，多半是老鼠的剩餘。白天老鼠屢屢和人並行，夜間偷東西，互相爭斗，什麼樣的怪聲也有，但這位先生始終不覺討厭。」今日印度與當年永某氏家老鼠作虐情況如出一轍。

據報導：老鼠每年吃的食物至少等於印度輸入的糧食的數量。就以加爾各答某公園里的鼠穴爲例，那兒藏有數千只老鼠，它們在公園的仙人掌植物附近的洞穴里繁殖了幾十年，這個鼠巢在那兒已將近一個世紀了。

從上述揭露的驚人例子便可看出印度老鼠數量之多，爲害之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印度的老鼠能繁殖到驚人的數量是有其社會背景的。原來印度的興都教徒也像永某氏一樣，把老鼠當作上帝的朋友，他們認爲殺老鼠，

成功之神伽涅沙大帝就會發怒。

因為人們的愚昧無知，印度政府也就振振有詞的說，在撲滅老鼠運動受到種種阻撓；明明在說滅鼠不成，實在是力不從心，那種可憐兮兮的樣子，真使人相信印度愚民自作孽，不可活！

其實，印度老鼠之為患早已有幾十年長了，可是，一直到今天才真正覺悟到鼠患之烈，是貽害無窮，便採取行動要滅鼠，但又怕激怒了興都教徒，真是左右為難，擺出一副佛口婆心的嘴臉，一句明白如話的說：「你看，並不是我們不要為人民着想，而是人民愚昧，放射人造衛星也要借人家的材料，人家的儀器，人家的人材，人家的國土來發射，直是太丟人現眼了！」

看來伽涅沙的朋友曾經阻撓國家邁向繁榮的古老神話，仍會繼續在文明發源地的恆河印度河流傳的！



坐飛機坐厭了

今天拜讀了一位名記者的特寫文章，開頭一句便說坐飛機坐厭了，因為報館凡有什麼重要的採訪或者什麼大人物出國之類的諸般隆重事體都遣派他為隨團報導的記者，所以他坐飛機就像我們坐汽車那麼樣的平常了。

這位名記者的怨言，引發起我很大的感觸。人為了生活，為了本身的經濟能力所限，常常是有身不由己之感。有些人買不起汽車，只好天天擠巴士，甚至按步當車；有些人坐得起汽車，每天出入坐汽車；有的人常常出國，坐飛機是家常便飯，在空中飛來飛去。各人謀生的方法不同，所得的酬勞也不同，所過的生活也是有軒輊之別。可是彼此却互相羨慕對方的生活，希冀能嚐嚐那種生活的樂趣。所以有時聽說百萬富翁竟然吃粥餸鹹菜，這是不足為奇的事，有錢的人要暫時變為窮人，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只是沒有錢的窮人，他們擠巴士擠得煩厭了，希望能擁有一輛汽車，可是，這個願望對於他們根本是夢想。還有人一生希望坐一坐飛機，可是窮一生之力也無能實現。人生不如意就是這樣！

而我們的那位名記者，因為職務的關係，不必花一毫半分，便可以坐飛機遊埠，走遍大江南北，吃盡山珍海錯，到頭來却在嘆息坐飛機坐厭了，這我就想不通了！

凱里爾·安哇

凱里爾·安哇（ Khairil Anwar ）一個願意死在路中的文學家。

印度尼西亞文藝界，每年都有紀念一位會徹底改變印尼文學史的文學家。在過去了的四月二十八日便是這位文學家——凱里爾·安哇——離開這世界的十二年忌辰（註一）。

在那天，印尼的報紙雜誌都充滿了紀念這位四十五年代作家行列的作家——凱里爾·安哇——的文章。除了一些稱頌凱里爾·安哇的文章外，還有關於他底一生的生活軼事的文章。凱里爾離開這世界時，年紀還很輕，只有二十七歲吧了，結束了他一生浪漫不羈的生活。

好些凱里爾·安哇的軼事是由凱里爾·安哇的關懷者辛勤收集起來的。單在馬來亞，凱里爾·安哇的崇拜者便有成千上萬之衆。

凱里爾·安哇和他的同志們終結了舊的文學，給自己按上個「新作家」的稱號。領導了新的年代，這就是著稱的「四十五年代作家行列」。

曠放粗俗的新的年代解放了舊詩歌的注重音韻旋律，開始了新的自由詩歌的年代。

日本統治時，凱里爾·安哇在耶加達的文藝界和文化界都很有名。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次集會上，他以一個新文學戰士的身份開宗明義的說：「每一個藝術家都要有自己的道路。要有勇氣和不畏縮的走進那充滿了野獸的森林裏，去迎接那洶湧澎湃的巨浪、藝術家才能在自由後的日子

裏留個痕跡。」

×

×

一般說，凱里爾的生活是飄泊無定的。他在飯攤吃飯是記賬式的，而他又忘記在月頭給錢。幾乎所有在但那亞邦的賣飯小販都認識他，他們喜歡請他吃而不希罕他給錢。

凱里爾喜歡幫助朋友，因此這些朋友都很喜歡他。他睡覺的地方也不一定，他時常在朋友家裏睡。凱里爾的身體時常有病，但是，他不大管自己的病痛，他這樣的說：「魔鬼纏住的病。」如他有病或者雨天時，他便咀咒說：「魔鬼纏住的病。魔鬼纏住的雨。預定的計劃又不能實現。」

×

×

凱里爾和當時的革命總理蘇丹沙里過從甚密。有一個晚上，凱里爾跟着沙里去參加一個外交使節宴會。由於天熱，沙里便脫開大衣，隨手掛住。

當這位總理和外交人員談話時，凱里爾靜靜的把沙里的衣服拿來穿上，然後便跑了。

過了一天，凱里爾叫來了一個專收買舊衣裳的商人，這件總理的衣裳便易手了。

×

×

在一九四七年他的生活很窘据，有一天來了一個朋友，說要在凱里爾和他朋友住的地方借宿。恰好凱里爾的衣袋是空空如也。

凱里爾便對着他的朋友們說：「喂，誰有錢便拿出來請我們的客人吃一餐？」

統統都說沒有錢，連那客人也是一樣。「如果我有錢

，我便不會來打攪各位兄弟們了。」這個客人向着大夥兒說。

當這個客人去冲涼時，凱里爾便去搜查他的衣袋，結果在客人的衣袋裏搜出二百五十個盧比。

「我們把它拿了，」凱里爾對着他的朋友說。

客人冲涼回來，知道把錢丟了。他便藉故說有要事，便告退了。

凱里爾哈哈大笑起來，說：「他怎敢說是我們偷了他的。他剛才不是說沒有錢嗎。」

凱里爾和他的朋友們高高興興的過了這一夜。

×

×

×

凱里爾喜歡和拉車夫、賣菜婦、賣衣服的人們混在一起，一塊兒談話。由於他穿着短褲，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他便是當今的最享譽的文學家，一個聰穎的青年，一個懂得好幾種外語的人，好像荷蘭語、英語、德語和法語。

關於這種結交，凱里爾說：「文學是報告現實情況，由此，便要和人民大眾相結合，這才能代表人民大眾的思想。」

×

×

×

安哇的生活真如他的一句詩說的：「我是一頭流浪的野獸（註二）。」當他的生命要完結時，他說：「我是歌者。我的住處無一定，由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由一間屋子遷移到另一間屋，由一個旅館到另一個旅館。我不要死在牀上。我要死在路中央。」

這些就是一點一滴的凱里爾·安哇浪漫不羈生活的軼事。他已經不見了、但他的精神是還活着，和印尼文學共生存。他給新詩帶來了新的形式和旋律，創造了文藝創作

革命的新風格，脫離所有的拘束，得到解放。這就是凱里爾的語言，擺脫了傳統的霸絆。一九六二。

註一：一九四九年四月廿八日逝世。

註二：這是凱里爾·安哇底著名詩篇「我自己」中的一句，現把全文錄下：

假如我死亡，我不要人爲我悲傷，（連妳也在內）不需要那些悲傷的哭泣，我是一頭流浪的野獸被大隊拋棄了，雖然被槍彈擊傷了，我還是要憤怒、猛撲向前，負傷的我還能奔走，奔走，直至我擺脫了所有的痛苦，我要忍痛活下去，我要再活一千年。



德拉曼醫生的兒女

伊薩·哈芝·穆哈默（Ishak Haji Muhammad）的最新作品「德拉曼醫生的兒女」（Anak Dukun Deraman）是由新出版社大漢山圖書公司（Pustaka Gunung Tahan）出版。這位精力充沛的職業寫作家自從在一九三七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處女作「Putera Gunung Tahan」後，便連續寫了不少的小說。

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特別是小說家的「沙固伯」（Pak Sako）（註一），他的貢獻是不小的。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我希望像伊薩這類有才幹的作家能寫出有主題有文學意味的作品。綜觀他的全部作品，不只在量的方面，我們尤其着重他在質的方面的表現。他的故事主題結構已經達到了成熟的境地，因為他有正確的立場（他的政治主張是尤其現實的），所以，幾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是毫不隱瞞的提出來討論。在伊薩的小說裏，我們常常可以讀到一個有見地而思想成熟的人物，伊薩就是通過這人物來表達他的見解。我們只要讀一讀「Anak Mat Lela Gila」、「Mata-Mata Sukarela」、「Pengantin Baru」，「Judi Koran」，「Budak Becha」和其他的小說，便能發現伊薩隱射自己思想的人物。

這部最新的小說也沒例外。無論在思想上，或者是醫術上，德拉曼醫生是隱射一個進步的巫醫。在伊薩這本小說裡，最吸引我的，是社會上的一般事物也在他的作品裡片斷地浮現。

Mak Iti 指責醫院一號房裡也得不到完善照料，便

使我們聯想起醫院的一般情形，就好像他的另一本小說「Norita」裡講述「黑貓」（即妓女）的事件一樣。在「德拉曼醫生的兒女」裡也敘述了吉隆坡少女怎樣去找德拉曼醫生墮胎，這是很現實的細節。尤其滑稽的是當德拉曼醫生的兒子阿默和一個名叫諾瑪的女孩子發生了關係，迫得要和她結婚。

作為反映現實的文藝作品，作家是如實的揭露現實的故事。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礙他豐富的想像力去體現社會上形形色式的人，根據這個事實來看，小說家伊薩是有潛在的創作能力的。可是，這位老作家的故事題材已經有點改變了，以前在他小說裏的底層社會，受迫害者的痛苦，比較不容易在現在的小說裏找到了。

在「德拉曼醫生的兒女」裏包含着比較多滑稽和鄙俗的素質，所以我們讀起來也覺得輕鬆有趣得多。我們常在小說裏讀到的馬來巫醫多是守舊，邪惡的形象。可是，在這本小說裏，伊薩卻塑造了一個巫醫的新形象。德拉曼的兒子和諾瑪結婚便是一個現實例子。一個都市的女孩子由於肚子的那塊肉不知何人經手，羞於會見丈夫而來找德拉曼醫生，醫生卻好言安慰她，並勸她好好養育那個嬰兒。同時他還抒發了許多關於社會問題和生活的進步見解。其實德拉醫生的見解就代表了伊薩本人的見解。

這本小說的細節，滑稽和鄙俗的成份很濃，雖然有點過份，但這正是吸引讀者的地方。我覺得有些部份對性的描述，恰好和「Yahya Samah」（註二）同出一轍。伊薩的幽默是揉合在人物的形象和對話裏。

作者寫出鄉村和城市的馬來人，尤其是巫醫和新的時代的不能調和，因而發生了衝突。雖然現在已有了不少的

診療所和醫院，但巫醫仍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許多疾病是真的能被醫治好，同時也有不少城市裏的病人去找他們診治。由於德拉曼醫生能够適應新時代和隨時改進醫治的方法，所以他的地位絲毫也沒受影響。

在這本小說裏並沒有不能解決的衝突。諾瑪如意的嫁給阿默；他的姐姐朱碧黛也和工程師丁先生結婚，茅朱上校，由於沒有馬的那種精力而不能滿足他兩個妻子的需求；有狐臭癖的露絲黛；朱利姬遺失了鑽石耳環。以上的細節都是為陪襯和浮現德拉曼醫生這人物而服務。由於作者着重描寫德拉曼醫生和他的家庭，尤其是那個和諾瑪搞上關係的阿默，因此作者不能在他的人物中塑造高潮和極端的衝突。作者似乎特別注重行文的趣味性，所以便不能關顧到故事的高潮。作者也以說教式來傳達了他的觀點。可是這種說教式並沒使讀者討厭，因為在小說裡的每一篇章都加插上滑稽和通俗的趣味性，當然這本書並不着重在作者個人思想意識的宣傳。可是，在伊薩的每一本書，無論是長篇或短篇，我們都能嗅到他要表露的思想意識。似乎伊薩已不能和他堅信的思想體系相隔離了。

伊薩要通過趣味性來揭發人們盡量掩藏的問題是他這本小說的一個特點。我個人以為「德拉曼醫生的兒女」比諸他以前的小說「Yang Miskin dan Yang Mewah」和「Norita」更成功，伊薩可以為這本書而驕傲。

註一：這是馬來文藝界對伊薩的尊稱。

註二：Yahya Samah 是當代馬來文壇著名描寫性愛小說家，著有「Layang-Layang Putus Tali」「Sofia」等小說。

東海岸的繆司

由於它的形式簡潔，詩歌便成為馬來文藝界最普遍的創作體裁。詩歌的園地也在各種各樣的雜誌上出現。詩歌已經成為今日馬來文藝獨立的一環。寫詩已經不再是時髦的玩藝兒了。如詩人瑪蘇里 S · N 和烏斯曼阿旺（即東革華蘭）都把創作詩歌，當作畢生事業。

吉蘭丹的年輕詩作者也是如此。就拿其中的哈蒂瑪末（Hadi Mahmud）作例子，他把寫詩當作是「一種最純潔最真實的靈魂的表白。」

吉蘭丹的主要詩歌創作者有 Hadi Mahmud, Nik Mohd. Zain 和 Marhan Naguib Salleh 等。哈蒂瑪末是最積極和最多產的一位。他一九五八年便開始寫詩。他的詩歌多數是在「時代」、「珍珠」、「東海岸」、「蠟燭」（Dian）、「教養者」（Pengasoh）等雜誌上和「星期週刊」、「獨立週刊」和「電影週刊」上發表。最奇怪的是他沒有一篇詩作曾在通行的 Dewan Bahasa, Dewan Masyarakat, Mastika, Utusan Zaman 和 Berita Minggu 等報刊雜誌上發表。

他所寫的詩通常簡短而又不受任何一種格式所拘束。哈蒂寫的是自由詩。他具有很大的信心和毅力，要把詩歌寫到最完善的地步。你聽他的宣言：

一次的提起筆，又一次的燃燒着熱望，
跑到詩人的行列，把我的希望實現。

——步伐
(Langkahan)

詩人的聲音有時是隱晦的。他有很多的詩歌使人不能了解它們的含義，如下面摘引的一首便是一個例子：

虛 幻

巨大的差異，
歡悅，何曾舐嘗，
相悖和期望
虛幻
帶我黑沉的夜
白天不踏進腦髓

巨大的差異
生之樂，何曾舐嘗
滿足遠遠離我

差異
海浪
沉寂
浪濤再一次——潔洗明淨
侵蝕了一半個我
生之虛幻
氣氛渺遠
歡悅
還未曾嘗

——一六一年發表於「默迪卡」

詩人的諷喻詩是含蓄的，但却可使讀者心領神會。

給國家的棟樑

裝扮得漂漂亮亮

走着喜歡的路向
單薄的衣裳，胴體透現
加速的亢奮青年的心
恰合了國土的期許和胃口
落 寞

冷清的甘榜
鎖一隅的亢奮
逼迫的挑起生活
離開萬花筒
空虛的土地打尖
稻田裡，田野裡
都願為國家效勞

哈蒂的題材是很廣泛的。有時他也吟唱世局動盪不定，好像「夢見和平」(Mimpi Damai)和「嚮午」(Lohor)便是。有時他也譏諷口出大言要為國為民服務而毫無供獻的人。他的詩作(步伐)(Langkahan)和「寄給你」(Daripada Ku Kapada mu)便是。他的題材有時也涉及農民的痛苦，如「水火中」(Api dan Ayer)。他那多種多樣的題材正表明他在尋找作為一個詩人的路向。

另外一個活躍的年青詩人是查茵(Nik Mohd. Zain,)。他是一個憂鬱的浪漫詩人。他那浪漫的腔調(有時是過於感傷)，充滿在他的詩篇裡。他是個悲觀主義者，他不單只覺得世界對於人類前途的黯淡，對於他個人也是一樣。他覺得世界太壞了，使人類根本失去希望，所以他便以絕望的調子向神悲訴：

完了，神

打開我的末日之門
不必再阻擋了
因為我不要
看見人類支零破碎
在血液和罪惡裡
我的神：
——禱聖潔的河流着血的水
——禱藍的海飄盪着憂鬱
——禱的大地已在焚燒

發表於六六年

雖然他覺得形勢是那麼黯淡，但他沒忘記提醒人類的地位已越來越壞。詩人的同情心時常是灌注在不幸和受苦的人身上。他用譏諷的口氣來描繪不幸者的生活：

幸福的鄉村兒女呀
你們的幸福和饑饉結了緣
把世間的不平灌個滿吧
這樣的幸福是你們大家的權利

Kelohan Anak Desa

（鄉村兒女的悲嘆）

記馬來小說集「新生」評介會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是步行到學校的。只有當孟加厘的牛車路過時，我才有交通工具。」這是克理士·瑪士（Keris Mas）在評論他的作品「新生」（Patah Tumbuh）的評論會上說的。

這話是他在怡保的東姑鴨都拉曼學校的禮堂上，對着一大羣學生講的。這些學生正在聆聽有關他的一本小說集「新生」的評論。

這個評論會是由霹靂文學研討會所舉辦。這個在六月十一日舉行的評論會。大約有五百人參加。包括學生、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

「但是，現在的青年學生到學校卻有汽車和摩多自行車。此外，現在的學校也建築得堂皇華麗，跟我以前求學時真是天淵之別。」克理士·瑪士接着說。

接着是卡森阿默（Kassim Ahmad）由技巧和語言的角度來評介這本書，之後，莫達·比達（Makhtar Petah）從人物和作者本身的角度去評介。最後，由哈山·阿里（Hassan Ali）用看文學課本的眼光去概括評介。

卡森阿默認為「新生」較適合學院和大學採用。因為有關文學功能的研討只有在大學或學院才能細緻進行。「可是選修文學的中學生却要從故事、語言、技巧來探討書中人物，以我作為一個教師的經驗，很少學生能夠做到的。」關於小說的技巧，他認為作者和他同時的作家不同，比諸以往的作者更是不能相提並論了。

Kassim 把「新生」收集的小說分為四部份。第一

部份充滿了青年人的幻想和愛情。第二部份包含了滑稽，但却不容易從人物中看出滑稽的成份。第三部份却是嚴肅拘謹的故事，比如

Kedai Sa-deret, Di-Kampong Kami,
Pahlawan Kechil dari Kuala Semantan) (註：上述

小說都已有華文譯文)風格和技巧都吸引人的，雖然不很受到學生歡迎。因為這些小說都比較適合成人看。對第四部份，克理士·瑪士已很能抓住現實的核心而加以暴露揭發，但題材卻有點局限了，比如「Runtoh, Overn」等。(有華文譯文。)

卡森·阿默認為「新生」的表現技巧還是不能使人滿意的。「技巧」在小說中是很重要的，好比一棵樹沒有枝幹和葉子，是無法吸引人的。「文學藝術的成就是和作者本身的語言修養相揉合。」

莫達·比達在談論小說中的人物問題時，喜歡把人物作者人格化，所以他相信書中的人物都是克理士·瑪士的化身。

「我相信 Keras Hati」裡的李曼(Leman)對米亞(Mik Yah)那麼痴心，甚至偷她的雞蛋，便是克理士自己。」可是他這種見解立刻被克理士否認了。

克理士說：「作者鑄造的人物並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而人物中也並不一定滲有作者的成份在內。」

小說家哈山·阿里認為「新生」作為一本文學課本，裏面的一些小說如「Pahlawan Kechil dari Kuala Semantan」是不容易被學生接受的。「學生一定要探討明白我國的獨立史，才能明白小說中所說的 API, PETA 這樣的組織。」不過他的批評比之莫達·比達把小說人物討論到題外去更加的吸引學生的興趣。

這次研討會的最大的目的是幫助學生考取馬來西亞教育文憑。(1967)

千面好漢 LITTLE BIG MAN

這部影片與最近上映過的「重重包圍」 Soldier Blue 都是屬於異曲同工之作，主旨是在揭發美國白人對於紅印第安人斬盡殺絕的滅族暴行。不過，在取材的深邃與廣博，以及刻劃人性深刻，顯然「重重包圍」是不及這部由阿瑟潘 Arthur Penn 導演的「千面好漢」。

這部片子的內容是環繞着一個名叫 Little Big Man 的一生傳奇事蹟而展開。他一忽兒在紅印第安人區出現，一忽兒又在美國白人區域出現，他那富於傳奇性的生活便是在相互輪轉交替着。編導通過他的生活事蹟，揭露了美國白人迫害印第安人令人髮指的行徑，旁及刻劃了出現於本片的人物，以有力的筆觸及人性深藏的一面；爲了加重影片的深刻思想意義，編導化了很多膠片描述印第安人生活習俗，乍看似乎筆調輕鬆，不慌不忙的，實在他就藉着印第安人如實生活的描述，襯托出一個本來與世無忤，過着安居樂業日子的民族，却橫遭當權者爲了私利，強暴加以驅逐殺戮，相對地揭露了白人的猙獰面目，印第安人似羔羊的無助，加重了控訴的份量。

片裏有一個實例。當夏陽族被趕得走投無路時，他們便移殖到在條約下劃定的紅人區域的地方，以爲能够平安無事過日子，誰知嘉士達將軍仍然冒着風雪，帶着軍隊，出其不意把印第安人大肆殺戮。在血腥的斬殺中，有一個軍官對嘉士達說：「與其殺手無寸鐵的婦孺，不如射殺他們全部的馬匹，這已經可以絕了他們的生路。」可是嘉士達將軍說：「印第安婦女生殖力強，非斬草除根不可。」

這不已是昭然若揭，說明這是一場徹頭徹尾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對於片中印第安人的暴力行動，阿瑟藩的話是最好的詮釋：「並不是印第安人不作野蠻行徑，只因為你對他不仁，他便對你不義。」

本片除了着力控訴白人的不義之舉，還間及人性的刻劃。主角德斯汀荷夫曼 Dustin Hoffman 在本片有超過十個以上的不同造型。他在白人區時的「宗教時期」、「賣藥時期」、「槍手時期」，與及和他有牽連的人物，編導或以諷刺、或以同情、甚至白描的手法來勾勒他們的遭遇。譬如潘牧師的太太，後來竟淪落為妓女，頗有人事滄桑之譏；槍手野牛貝爾後來竟死在一個無名小子的冷槍下，頗有世情難料之嘆；德斯汀荷夫曼槍法奇準，卻不忍殺人，刻劃了他淳良天性的一面……

編導尤其是在刻劃德斯汀荷夫曼的性格是非常突出的，他是個懦怯、淳良的人。有很多細節都是在烘托他的人性懦怯、淳良的一面。編導把這些細節有機的結合起來，把這個人物描寫得很活靈活現。有時在細節與細節中，編導也露了一二下神來之筆。比如德斯汀荷夫曼在白人區時的「槍手時期」，他槍法好，為了扮得像樣，他也道貌岸然，裝腔作勢的，可是，他始終未殺一人。誰會想到編導這樣的描述，竟是一個奇妙的伏筆。在紅人區時，德斯汀荷夫曼眼見自己的印第安人妻兒子女被嘉士達將軍的兵士殘酷殺戮，所以對於嘉士達他是有刻骨深仇，可是，等到他有機會刺殺嘉士達時，他却不敢下手，這不就是活生生勾勒出這個人物人性的懦怯，本性淳良的一面嗎？

本片的導演阿瑟藩是個有才華的導演，幾年前鴛鴦大盜 Bonnie & Clyde 使他成為轟動國際影壇的導演。他的導演手法以尖酸刻薄見稱，而他的影片內容又能切中時弊，使人深思，使人反省。在本片有一個很淒酸的畫面，就是德斯汀荷夫曼一家人往西遷涉時，途中被印第安人的實泥族截擊，除了他們姐弟倆，全家大小通受殺戮，在那漠漠的平野中，被毀壞的馬車，以及狼藉的屍體，還有僥倖生存的兩個小生命，可憐兮兮匍匐馬車蓬下，低調的色彩，再加上印度樂器「西他」，或斷或續的絃聲氣氛渲染得恍如戰地胡笳古戰場那種悲慘景象，令人有慘不忍睹的感受，畫面考究是其次，是活生生的控訴，却是意義深長的。



知人論事* 讀方修著[人物篇]

方修先生近年來致力於搜集整理馬華文學史外，也曾斷斷續續寫下了不少雜文與評論，已經彙集成書的有避席集（1960），文藝雜論（1964）文藝雜論二集（1967），長夜集（1973），輕塵集（1974），沉淪集（1975），這些文集里有不少是人物評論的篇章；由於資料搜集的豐富，獨具慧眼的邏輯，鞭辟入里的條析；以流利生動的文筆道來，真是娓娓動聽，使讀者心中疑竇揭開，豁然開朗，洞徹見光的興奮！知人論事，離不開人物的言行表現，與是否始終如一堅定人生崗位的準則。

這本「人物篇」，如書題所標都是一些涉及古今中外的人物散論。本書封面是以郭沫若、矛盾、巴爾扎克和阿里的肖像排列一起，封面左上角還標出本書的要目，的確別致醒目，使人一目瞭然。

作者費了不少文字來評議牙擦拳王阿里，這些議論都是作者的獨特見解，與世俗的議論迥然不同，比如對於阿里的牙擦，作者有如是的描述：「我想，問題可能在于世俗社會。不論東方西方，誠摯的謙遜還很罕見，人們大都喜歡虛假謙卑，不歡迎沒有保留的坦率。」其實，本章是作者借題發揮，以阿里打敗年輕力壯的弗曼，着實的批判了「唯年齡論」：「阿里的獲勝，固然一部份是靠着他的機智謀略，但從他的閃避的靈活，搏鬥的持久，以及出拳的快捷沉重等等看來，體力、反應各方面還是處在很良好的狀態，年齡多了七歲的影響並不明顯。如果強調「策略」、「腦筋」之類的作用，則「唯年齡論」更非破產不可

。因爲既然斗智還重要過斗拳，多了幾磅蠻力也就未必有用。」

方修先生對於這個黑人拳師也有一針見血的批評：「阿里企圖把拳擊這玩意兒和黑權運動結合起來，那是走火入魔。一個十多呎見方的小拳棚，怎能打出一個民族的好運來呢？」是的，阿里在落魄時可能是在「美國拳擊史上一長列的拳王中，曉得世間何年，曉得關心民族的前途，敢于反對不義戰爭，敢于參加黑權運動。」可是，觀諸他近年來得意拳壇，打一仗便收入好幾百萬，那股躊躇滿志，得意洋洋，氣燄高熾，不可一世的驕態；近日還在拍那以「最偉大的」爲片名的電影，那里像當年豪氣干雲，不惜與當權者一拼的毛頭小子阿里，今天在他眼里的盡是花花綠綠的美鈔，大商人利用他賺錢，他也樂得有大把鈔票滾向荷包。對於今日的阿里是應該有重新評價的必要。

我以爲收集在本書中最有份量的應該是「巴金與矛盾」，「郭沫若談讀書」，「魯迅與『紅星逸史』」。

作者談巴金與矛盾是因法國學者推荐他們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而引發，其實巴金與矛盾並不是中國最先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早在二十年代後期，諾貝爾文學獎已準備頒給魯迅，但魯迅却拒絕了。

從歷屆諾貝爾文學得獎者的履歷來看，中國作家，除魯迅、郭沫若、矛盾無可爭議，受之無愧，還有巴金，老舍，曹禺，艾蕪，沙汀，丁玲，周立波，趙樹理，浩然等，都有資格受頒諾貝爾文學獎。「如以今年1975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的標準來衡量，評選的範圍又可以推廣了些。既然那個平庸的意大利詩人蒙德爾可以成爲獎金的得主，則中國的田間，艾青，臧克家，袁水拍，李季等，每一個

都是更有資格入選的。」由此可見，中國先進作家，真是人才輩出。

當今在世的中國作家，郭沫若比矛盾，巴金更傑出。「他才氣橫溢，博古通今，從文學創作，文學理論，到古代社會文物的鑽研，都是第一流的。其總的成就，不但現有中國作家，無出其右，環顧當今世界文壇，也幾乎罕有其匹。」這不是過分的頌讚，作者把郭氏的成就一一羅列分明，以爲證據。從此也可以看出一些香港落水文人肆意詆譏郭氏，不是出於居心不良，便是由於妬嫉成狂和本身的穢猥卑賤；就以郭氏在抗日戰爭時，捨妻棄子毅然決然投到前線去殺敵的英雄氣概，香港落水文人如肯照照鏡子不羞死，也要閉起那個狗嘴。

從郭氏寫的「我的讀書經驗」，引起方修闡述精讀與略讀這兩個課題，他舉出許多作者，「平時總有好幾本愛讀的書在手上把玩」，「目的在引發某一種樣式作品的寫作氣氛，幫助創作活動的順利進行。這是一個作家有了豐富的生活體驗，成熟的藝術構思之後的一點工作的小竅門，並非以此來代替生活體驗以及其他的各種創作準備。」作者明察秋毫，把這個讀書心得公諸於讀書界，實在使人茅塞頓開！

「魯迅與『紅星逸史』」，除了考證了魯迅是否是「紅星逸史」的真正譯者這個有趣問題，還以該書序文闡釋「文以移情」，說明魯迅對於小說的概念是不斷趨于明晰，以至高度成熟，在認識上是正確的自然進展，廓清了某些人對魯迅思想發展的錯誤觀點。這篇考證對於研究魯迅思想的進展是很寶貴的文字。

「曹雪芹的卒年」考證了曹雪芹病卒的真正時日。考

據文字，除了搜集資料充足，辨別真偽的眼光，還要有科學的頭腦去分析，洞徹事物的真相，然後鞭辟入里，有條不紊的縷述，使讀者有豁然貫通的收穫，作者收集在本書的幾篇考證都具有上述的條件，並且還提出了較新穎的看法，淋漓透徹，實屬難能可貴！

對於劉半農，作者的評議是頗有概括性的：「有人是書愈讀愈有進境，有人却是愈讀愈糊塗。劉半農即屬於後一種。他考得博士回去之後，雖然榮任北大教授，據有了中文系、文學院、研究院的諸多要職，却已完全喪失了「新青年」時期的前驅者的銳氣，變成了「拉車屁股向後」的學者名流。」其實，上述的評論對於時下的某些知識份子，一旦飛黃騰達，便忘記自己的出處是同樣的適用的。

胡風事件是頗引起過一些無的放矢的揣測的，作者的「談胡風」，恰如其分的把胡風的真面目揭穿，使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真相大白。

「蘇曼殊的繪畫」，作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給予興趣研究這位詩僧生平事蹟的人不少方便。

其他如司徒喬、秦牧、伯韓、蒲韞這些人物與南洋文化的直接或間接的淵源，作者都能數家珍，引人入勝。章士釗、嚴復、章太炎和梅蘭芳與梅黨都是饒有趣味的前人未曾述及的近代中國文壇的典故。

「由張巡的『聞笛』說起」作者把文與人結合起來，重申文與人是不能隔開的，是二位一體，詩文寫的如何好，如果人格卑污，是不會有人欣賞的，如汪精衛便是一個實例。

高湖與「憶農廬雜文」

從我手頭的星洲日報副刊「文化」版里所得的資料來看，收集在「憶農廬雜文」里的文章都是作者高湖君以不同的筆名從七一年至七三年在癌症病魔纏綿期中寫成的。這本書是由香港中流出版社於七三年十二月初版，本書面世之時也是作者辭世之日（這是從許耕寫的「憶友」一文中猜測。註：該文發表於七四年八月七日文化版）。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死於正在壯年之時，正是欲施展抱負，抒發滿懷壯志之時，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更使人遺憾的事！

逝者如斯夫，生命是不可捉摸，從高君給我們遺留的「憶農廬雜文」來看，作者一生是在逆境里奮鬥，却絲毫未被可詛咒的環境所擊退，甚且在病魔纏身時，依然不懈怠的振筆疾書，實在是可敬可佩！

在本書的小引里，我們可看出高湖君的童年生活是貧家孩童斑斑血淚的實錄。「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期間，天天吃木薯，或野菜野果度日，缺乏油和鹽，致使雙足上下腿四處發瘡巴，流膿流血，又無成藥可用，只敷些草藥，任其疼楚糜爛，有如豬狗一般熬受過去直至許久許久，自行痊癒為止。」

「八九歲時，為拾牛糞跟大牛下水，（小河），右足背被牛蹄踏了一個小窟窿，血流如注，痛徹骨髓，幸而立刻本能地從河里掙扎起來，未死於牛蹄之下。十歲開芭揮斧砍大樹時，差點兒被樹幹壓斃，同年在烈日下揮鋤翻土時，與家母一同中暑昏厥，幾至於死，幸得及時被家人救

回家里，十一歲，在幾乎高出自己的頭頂的土爐里煮麵粉團湯，一大鍋滾湯突然傾下，雙足全部被灼傷，炙熱如焚，無法可施，只好跳到河里去浸洗，以抑痛楚。至於在勞作時的種種跌傷、碰傷、割傷、……則幾乎是家常便飯，無日無之。」

從這些作者描述自己童年命運坎坷的字里行間，可見作者是嘗盡了人間的苦辣辛酸。所以當我們看着作者那種高亢奮發的夾敘夾議的文筆貫徹全書篇章，便不會感到驚異，因為這正是作者從活生生的人生體驗里咀嚼出來的果實，以高度的樂觀情緒把他的崇高理想抒以筆端。

綜括來說，這本書的文章都是作者綜覽羣書後，有所感有所思而發的議論。「勞動生活與寫詩」是唯一的一篇記述作者親身體驗生活的實錄。不管是評介書籍或是褒貶人物，全書篇章都是貫串着作者服膺的創作與實踐必須合而為一的思想。從「馬華抗戰文學的理論建設」到「讀長夜集」，作者都在標榜着一個正派文藝工作者所應走的正確路向。

本書的大部份篇章用於研討方修先生編的「馬華新文學大系」，可見，作者對該套書的看重，事實上作者對於「馬華新文學大系」是下了一番工夫研究，所以他才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搞理論批評工作的朋友，最好盡可能把『理論批評一集』和『理論批評二集』以及『出版史料』等的全部作品詳加研讀，綜合探討；而一般創作者和讀者，則應以『新文學運動』和『抗戰文藝運動』這兩個馬華文運上的思想主流的代表作者與作品為重點來學習」。在卷帙浩繁的「馬華新文學大系」里為讀者寫作者指引出一根主線來，正證明作者用功之深，同時也省掉讀者自行摸

索之苦。

另外，作者對於這部「大系」的普及化，也闡述了他的意見：「唯有從『大系』各集中選擇出各階段較有代表性的作品若干（以三分之一為宜），編印成節縮本，即普及本，以使大家共受其惠，——這，想來應該是編者和出版者所樂於考慮接納的吧？」這的確是有心者發自肺腑之言！

作者對於田堅的雜文似有特別偏愛，所以特闢一章論述田堅的雜文，從作者引述田堅的「略論嘴和手」，「用不着太息」，「征途短簡」，「流徙獨語」這幾篇雜文的片段里，可以發現作者對於田堅是有惺惺相惜的仰慕之感，因為田堅的所感所言都是身體力行的佐證，而作者也是一再強調文藝寫作者必須投入火辣辣生活中去體驗的虔誠信服者，兩者所感所想，雖有時空間隔，不過，那種先得我心，英雄所見皆同的感受却恆古不變，我以為這是作者厚愛田堅雜文的一部份原因。當然「田堅的雜文底特點是善於發掘社會現實中的典型事件，文筆明快，長於說理，邏輯性極強，具有充份的說服力和感染力。無論就其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技巧來說，都達到了當時馬華文藝界的雜文創作的高水平」也是作者偏愛田堅的雜文的另外原因。

「魯迅與馬華新文學」，作者以極端簡潔的筆法，便把馬華新文學與魯迅的關聯剖析得一清二楚，又可見出作者讀書的精細，思緒的慎密，組織材料的嚴謹。

「也談畫家司徒喬」是作者讀了申君寫的幾則介紹馮伊湄「我的丈夫司徒喬」的短文，再從魯迅「三閒集」里「看司徒喬君的畫的資料，勾勒出這位默默工作的畫家的形象，褒揚了『一個有良心，積極向上的藝術家』」。

「作家與書信」是作者讀孔另境編的「現代中國作家書信」，對中國的一些作家進一步的人格批判，尤其是對於那自視清高，喜歡標榜爲文藝而文藝的寫作人，作者便羅列他們書信里白紙黑字的實證，儘情的揭露了他們的醜態。對於「現代中國作家書信」的評語，作者是這樣寫的：「本書所收的二百多篇書信，大都是談些當時（三十年代初）的社會環境和教育界、文藝界的瑣碎事情，作者們在信中向友人嘆窮訴苦的消極話頗不少，而積極的，富於建設性和進取性的文字幾乎是絕無僅有。」

其外，那幾篇論述屈原，柳宗元，杜甫，李白的文字，作者都能扼要的指出這幾位在文學史上頗有崇高地位的文學作家之所長和缺點，還原他們的本來面貌，最重要的一點是作者指出青年人閱讀古典文學作品，首先必須搞清楚什麼是歷史的價值和現代的需要，這才不會食古不化，受古人之誤了。

「勞動生活與寫詩」和「文藝批評及其他」是作者本人從生活體驗的經歷，再次闡述文藝必須與現實結合的見解。這裡我抄錄一段他評論正派青年詩歌作者的思想的局限性，顯出他觀察入微，一針見血的準確批評。「一種是把勞動說得很神聖，很輕鬆，甚至還有些好玩；而却忽略了對於在剝削制度下的勞動，是不能機械的地像謳歌大公無私的新環境的勞動那樣的觀點來看待的。一種是把底層的勞動者說得太過淒慘，太過卑賤了，如說青少年女工是『埋葬青春』或者說建築工人『今朝不知明日命』等等。而不知身受殘酷剝削的工人是易於產生不平之心和反抗之力的。」

「略論馬華新文學界舊體詩詞」，作者爲我們介紹了

方達和公孫豹這兩位擅長寫舊詩詞的作者。不過，作者並不鼓勵現代青年寫舊詩詞，他只指出「我們的青年詩歌作者應該繼承馬華新詩歌的戰鬥優良傳統，並吸取舊體詩詞——尤其是山歌和民歌的精華，從而創作出符合勞苦大眾的需要的詩歌來，以期在我們的文藝湖海里激濺起更大的波瀾！」

據許耕的「憶友」篇記述，「作者在生命處在死亡的邊緣，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樂觀精神，像對待來自生活里的風暴一樣，要與它作最後的決戰。更勤奮地，揮毫疾書，寫下了十多萬的激昂文字，這十多萬鏗鏘的心語，是在病入膏肓，徹夜難熬的一年半里，以奮戰心情，化心血鑄成的！」

我們現在展讀「憶農廬雜文」，回想作者與病魔抗爭心力交瘁之時，仍然握緊筆桿，更覺得這些文字的彌足珍貴！莫為坎坷生恹憊，宜將奮發掃悲沉，更使人緬懷作者不向命運低頭的高亢不屈精神！

×

×

×

讀「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

探討馬華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一系列文章是方修「在星大中文學會主辦文藝創作比賽頒獎禮上的講話」（即『看稿的感想』）為肇端。方修君在評判徵文中有說過這樣的話：「我覺得採取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作品，好像還沒有達到它的最高的局限，還有大大發展的餘地。」由這句話便引起有關新舊現實主義問題的論爭。

「文藝問題答客問」便是作者澄清有關問題的若干觀點。在答客問中，作者對引起質疑的話有很詳細的解釋：「所謂『發展』，這里是指個別作品的提高，不是指這種創作傾向的推廣。不是主張馬華作者大家都去寫舊現實主義作品，不必寫、或暫時不要寫新現實主義作品，更不是反對作者們去從事新現實主義的創作；而是說，即使寫的是舊現實主義作品，也不應止于目前這樣的水平。」

在「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一文中，方修君進一步分析了什麼是現實主義的傾向，以及有關的幾種作品的形態。

「所謂『現實主義的傾向』，是指作家在從事創作的時候，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從現實出發尊重客觀現象及其規律；不主觀地粉飾現實，歪曲現實，或無視現實，而是嚴肅，認真，深刻地觀察現實，分析現實，藝術地揭示實際生活中本質的，合乎規律的東西。」

與現實主義傾向的有關五種形態的作品，作者有鞭辟入里，有條不紊的分析，同時舉出作品的例證，對讀書、寫作界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五種形態的作品：

「（一）客觀的現實主義作品，……這類作品的創作確是從現實出發的。但對現實的醜惡的鞭撻不够有力。如葉紹鈞的『潘先生在難中』……這樣的作品，祇是揭露了當時一些教育界的官僚的假面具，對現實的發掘並不深入，作者的態度也是冷漠的，旁觀的。」

（二）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品。……它的現實意義比較強。例如巴金的「家」，對於封建家庭、封建倫理道德的批判就比較有力，作者的感情也比較熱烈，能够感染讀者，鼓舞讀者。但它缺乏對於歷史的展望……。

（三）徹底的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品。……魯迅的作品就是屬於這一類。魯迅的作品對於現實的觀察、分析、批判、是無比深刻的。（方修君舉出『阿Q正傳』為例）。

（四）新舊現實主義過渡期的作品。……這裡所說的新舊現實主義過渡期的作品，既不是舊現實主義的，也不是新現實主義的；而舊中有新，新中有舊。它們超越了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範疇，但又不是真正的新現實主義作品。它們是沿着朝向新現實主義方向的道路前進，帶着不同程度的新傾向的現實主義作品。如矛盾的「虹」、「子夜」，丁玲的「水」，艾蕪的「山野」等。

（五）新現實主義的作品。這類作品有許多特徵是舊現實主義的創作所無的，諸如它們在批判腐朽的舊事物的同時，能够充份地體現出勞動者的改造世界意志與力量，或者展示出生活的遠景，或者給予讀者一種新人生觀的教育，或者成功地塑造出無產者的英雄形象……等等。……」

這些便是中國新文學在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先後

出現的五種形態的作品。反觀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發展，馬華文學作品中沒有徹底的批判的現實主義這一級。其他的四類都有。方修列舉馬華文學發展史中的作品爲證。

由1919年到1925年，一般重要的作品是屬於客觀的現實主義。

1925——1927年這個階段，一般重要作品的創作傾向，主要是批判的現實主義。

1927——1930這階段有兩個主要的創作傾向並行不悖。一個是比較成熟的批判的現實主義，另一類是新興的浪漫主義。

1931至到今天，一般重要的作品創作傾向，是批判的現實主義與新興的浪漫主義的結合。

關於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幾種形態的作品，方修有提到「低級」、「高級」等字眼，下列便是作者的銓釋：「這主要是從它們的傾向性着眼，也就是從他們朝着新現實主義的方向前行的進度着眼，不是從作品的價值着眼的」。這段按語是可廓清讀者、作者對這幾種形態作品的價值的不必要的疑慮。

至於馬華文學一開始就是走現實主義的路，方修也有很詳盡的交代：「馬華文學創作是接受中國文學的傳統來的。其次，馬華社會一開始就是殖民地社會的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因而來自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大部份寫作人，……不能感到本身有力量，有信心來突破殖民勢力，封建勢力，買辦階級勢力的重圍。他們的前進的步伐是沉重的。……一般上是側重於實事求是地觀察現實，分析現實，于是也就傾向於現實主義了。」

這本書彙錄有關現實主義傳統論爭，屬於方修本身的

作品有「看稿的感想」、「文藝問題答客問」、「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文藝界二三事」（即一九七五年的文藝界）、「評語及其他」，附編的有李向的「戰前的馬華文藝」，崔崢的「讀文藝問題答客問」，海青的「關於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尤其是最後一篇是很有份量的分析文字。對於搞創作的朋友們是很有啓示作用。

另外兩篇作者的文字是「『血頌』編選散記」、「略論萌芽期馬華小說」。前一篇充分顯出方修觀察入微，知人論事的精辟見解；對於李蘊朗，方修的評價是這樣：「評價這樣的一種作者，應該以他們是否始終堅守人生崗位爲標準，不應該以他們後期是否脫離文藝崗位爲標準。因爲寫作人縱使在後期離開了文藝崗位，却還可以其他方面來爲人生作出貢獻，表現他的無愧于曾經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其實這種卓越的見解，是放諸各種有益於人類事業都準確的。「略論萌芽期的馬華小說」，作者不諱言的說明當時作者的作品的幼稚，不過，沒有幼稚的階段，怎會有成熟的時候呢，就如作者在「評語及其他」里說的：「一般稿件看來還沒有很好地掌握到文學創作的方法。雖然作者們十分激情地在抒寫他們的理想與願望，但却缺乏較爲具體的生活圖景，因此讀後印象不深刻，很快就淡忘了。但無論如何，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很有寫作才能的。即使在目前這個衰頹的季節里，祇要假以時日，經過一番磨練，大批優秀的新人也仍然會成熟起來，脫穎而出的。」

李向以馬華作者羣在蓬勃了一個時期便逐漸消聲匿迹，而換上一批新的作者請教方修，方修答覆的內容是有的放矢，令人觸目心驚的：「這裡根本上是一個文化低落的

地方，寫作不能作為職業或半職業，文化活動蓬勃的時候，有一批人出來幹一下子，退潮一來，有些人碰到政治上的壓力，或生活上的壓力，只好另找出路，而另外一些人其實他們並不是失蹤了，而是轉到社會運動的其他部門去。」搞文藝的確是一條坎坷的路，有心人能不立下信心，勇往直前也幾難！



後記

在都門轉瞬十二載，不過，認真來說，真正在都門置家還是近年來的事；在那逝去的歲月裡，爲了工作，身不由己，每週在都門一兩天，又席不暇暖回去工作的地方，消磨在奔波文冬嶺上的日子，其實是比停駐在都門的日子長。不過，現在總算真正落腳在都門，雖然仍舊是「謀生無奈日奔馳」，但不必擔負「還家未久又離家，日暮新愁分外加」那樣苦悶的心情，已經覺得萬幸！

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那段奔馳的日子裡，塗塗抹抹也寫下了好幾十萬字，舉凡小說、散文、隨筆、雜感、影評、翻譯，我都不自量力的嘗試，所以選收在這本小書裡的文字，乍見便覺得有點龐雜，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這些文字都可歸屬於小泉八雲所說的 Sketch：

「Sketch」這個字，我是指着無論那一種簡單的散文，只要它的內容或者是一幅耳目所見的實在生活的圖畫，或者是心中所感的對於生活的一種意象。」

而我把歷年來發表過的文字，選成這個結集，也是從小泉八雲闡述「散文小品」里的一段話所引發：「把一幅幅的生活和思想和感情，歡樂和憂愁，喜悅與陰鬱的小品畫片給世人看，便是使一般人警覺到現時代最深的需求——一不自私的同情之感——的一個最好方法。」

杏影先生曾說：「寫文章並不是在拿文章給旁人看，而是在叫讀者去看一個人。」我希望這個結集是達到了「作爲一個人可以給人家看的東西。」

我把本書定名爲「都門小集」，除了當作落腳都門的

CQ-068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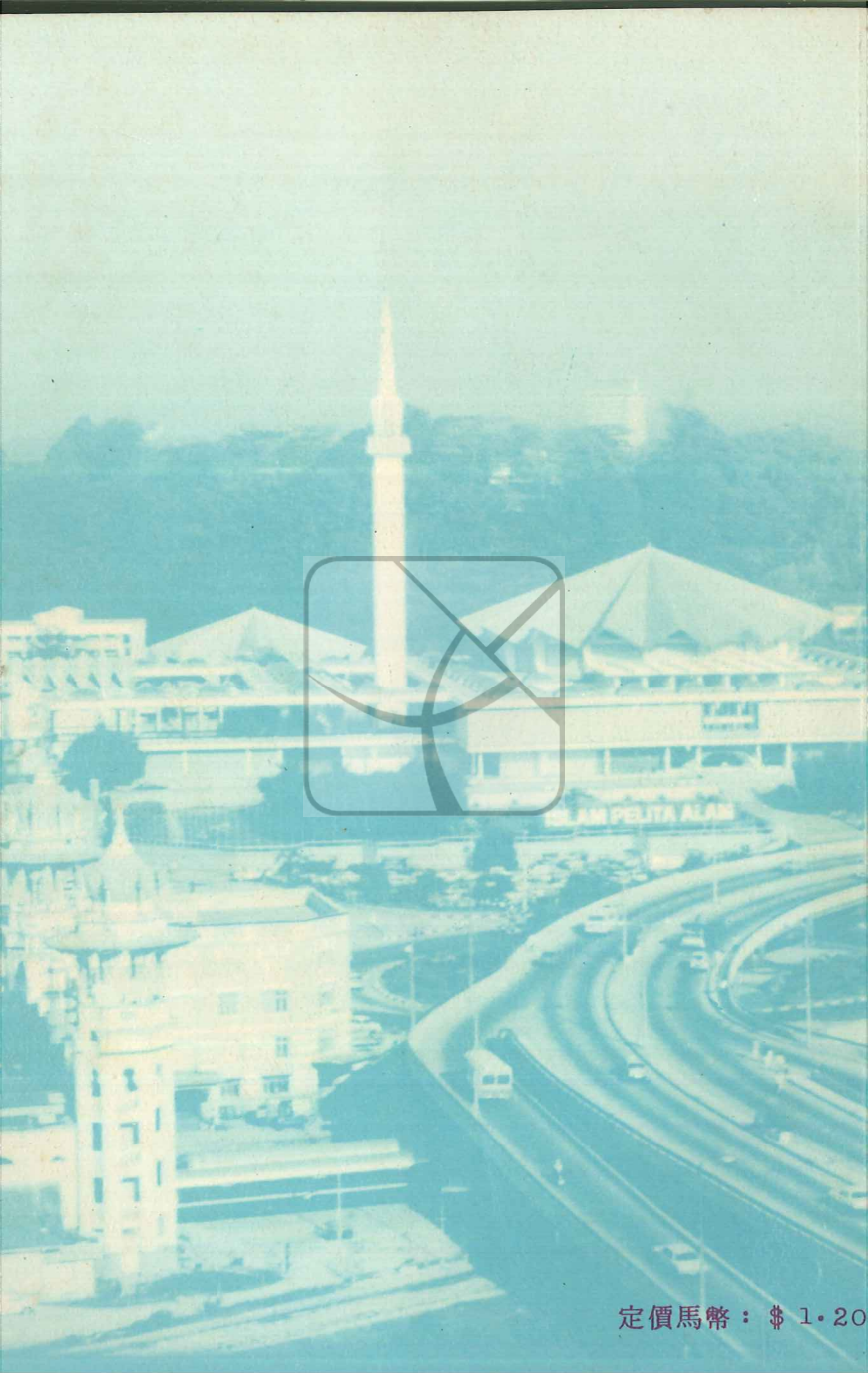
一個起點，以爲自勉，別無他意。

順帶一提的，收集在本書的文字都是在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的不同副刊上發表過的，理應向各位編者先生致謝！

本書的付印，得到諸多親人、朋友的協助，謹此說聲：謝謝！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定價馬幣：\$ 1.20